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欽定禮記義疏卷十七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四百八十　經部

欽定禮記義疏卷十七

王制第五之三

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大夫士庶人三日而殯三月而葬三年之喪自天子達

正義鄭氏康成曰尊者舒卑者速春秋傳曰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杜氏預曰言同軌以别四夷之國言同盟同在方嶽之盟諸侯以下

不言畢至有來有不來也

孔氏頴達曰自此至不祭明天子以下殯葬日月不同及衣衾牲器之數天子諸侯位既尊重送終禮物其數既多許其申遂故日月緩也大夫及士禮數既畢送終之物其數簡少義許奪情故日月促也必至三日者冀其更生三日不生亦不生矣左傳云大夫三月士踰月而此總云三月者除死月為三月士三月者數死月正是踰越一月故言踰月耳

通論劉氏彝曰天子功德施於四海諸侯功德洽於一國大夫士恩德孚於一家庶人恩德著於其族固有小大之差天子葬者其當朝歳之諸侯六服罔有不至或奔喪或會葬或會於練祥如四時之朝焉其不當朝歳之諸侯則為位服於其國而遣卿以會葬同軌之畢至謂此也七月而葬所以極四海之哀誠也諸侯之葬必五月者相為賔也同盟之諸侯也雖非同盟而為其甥舅姑姊妹之邦也士庶人三月而

葬其事具其誠盡矣

案此以下因上言喪葬而類及之在周則宗伯之掌此不詳也天子之喪在侯服者無不奔也若在賔服則不責其必至矣其有父母之喪則大君者天下之之所同親者人子之所獨君子不奪人之喪王吏不討可知故左氏說諸侯於天子之喪但使上卿弔上卿會葬者固非而公羊說雖父母喪亦奔者亦過也

庶人縣封葬不為雨止不封不樹喪不貳事自天子達

於庶人縣懸同封窆同為去聲自天子句鄭屬下節今從王氏屬上句

正義鄭氏康成曰縣封當為懸窆孔疏鄭知封當為窆者封土無懸係之理窆謂下棺會意封從之土會意篆作峚案窆從之穴懸窆者至卑不得引紼下棺孔疏士無碑有二綍繫棺下之雖雨猶葬以其禮儀少封謂聚土為墳案封從丯土會意篆作𡉚後混為一不封之不樹之又為至卑無飾也孔疏不積土為封不標墓以樹卑不須顯異也周禮曰以爵等為丘封之度與其樹數則士以上乃皆封樹孔疏周禮冢人職文彼注王公曰丘諸臣曰封又引漢律列侯墳高四丈關內侯以下至庶人各有差檀弓孔子葬母崇四尺

注益周之士其樹白虎通云天子松諸侯柏大夫栗士槐庶人樹以楡柳貳之言二也

孔氏穎達曰許慎云死葬之以禮以雨而葬是不行

禮

通論孔氏穎達曰公羊說雨不克葬謂天子諸侯也卿大夫臣賤不能以雨止又釋廢疾云雖庶人葬爲雨而止則在廟未發之時庶人及卿大夫亦得爲雨止若其已發在路及葬則不爲雨止也其人君在廟及在路及葬皆爲雨止　陳氏祥道曰魯葬定公與

敬嬴以雨不克葬而春秋譏之則不為雨止者不特庶人而已

存異鄭氏康成曰庶人終喪無二事不使從政也喪大記曰大夫士既葬公政入於家既卒哭弁絰帶金革之事無辟也孔疏引以証大夫士在喪有二事

辨正王氏安石曰喪不貳事當連自天子至於庶人為句三年不從政所謂不貳事使一於喪事也金革無辟上使之非也或權制也

案喪不貳事謂一志於親天子則諒陰不言諸侯居廬未有命戒大夫既葬亦致其事於君士亦三年廢業也庶人縣封至不樹言貴賤之禮制有殊喪不貳事言貴賤之專志則一　又案本文明以葬不為雨止屬庶人而陳氏又非無據且考喪禮有道車載蓑笠之文則君葬雨不止矣戰國策有雪甚及牛目而止之事或戰國及秦漢遇雨雪皆止遂以是定制與

喪從死者祭從生者支子不祭

正義鄭氏康成曰從死者謂衣衾棺椁從生者謂奠祭之牲器　孔氏穎達曰盧植云從生者謂除服之後吉祭之時以子孫官禄祭其父祖若喪中之祭虞祔練祥仍從死者之爵故小記云士祔於大夫則易牲又云其妻為大夫而卒而後其夫不為大夫而祔於其妻則不易牲雜記云上大夫之虞也少牢卒哭成事祔皆太牢下大夫之虞也犆牲卒哭成事祔皆少牢是喪中之祭仍從死者之禮也鄭云喪中奠祭

得從生者之爵與小記雜記違者小記雜記據生者無官爵故喪祭用死者之禮若生者有爵則祭從生者之法喪祭尚爾後吉祭可知奠謂葬前祭謂葬後包喪終吉祭也鄭必與盧植別者以此云祭從生者喪從死者相對與中庸大夫士祭與葬相對皆祭與喪連及故祭中兼喪奠也或云在喪中祭尚從死者爵至吉祭乃用生者祿耳奠者自吉祭之奠耳　朱子曰葬用死者之爵祭用生者之祿

通論陳氏祥道曰祭雖從生者而有所謂從死者故父為士子為天子諸侯而其尸服則以士服支子雖不祭而有所謂祭故宗子為士庶子為大夫則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

案祭從生者謂適長子也適長為士支子為大夫亦祇以士主祭不以大夫古人極重宗法支子不祭謂不主祭耳其祝辭云宗子某為介子某薦其常事則庶子為大夫而以大夫牲可知但主其祭者宗子之

為士者耳且云薦其常事則亦常從大夫之爵故曰士攝大夫惟宗子也陳說審矣

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大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大祖之廟而五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大祖之廟而三士一廟庶人祭於寢

正義鄭氏康成曰此周制七者大祖及文王武王之祧與親廟四大祖后稷也諸侯大祖謂始封之君王者之後不為始封之君廟大夫大祖謂別子始爵者

大傳曰別子為祖是也雖非別子始爵者亦然士一廟謂諸侯之中士下士名曰官師者上士二廟寢適寢也　陳氏祥道曰積厚者流澤廣積薄者流澤狹廟而祭之仁之至也以七以五以三以一義之盡也先王於死者常待之以生由士而上生而異宮死則為之立廟庶人則生非異宮死則祭於寢而已

通論孔氏頴達曰周所以七者文武受命其廟不毀以為二祧并始祖后稷及高祖以下親廟四故為七

也若王肅則以為天子七廟者高祖之父祖為二祧并始祖及親廟四為七周文武受命不遷之廟權禮所施非常廟之數殷之三宗宗其德而存其廟亦不以為數凡七廟者皆不稱周禮器云天子七廟孫卿云有天下者事七世又云自上以下降殺以兩今使天子諸侯立廟並親廟以四而止則君臣同制尊卑不別鄭必謂天子七廟唯周制者禮器云周旅酬六尸一人發爵則周七尸七廟明矣今使文武不在七

數既不同祭又不享嘗豈禮也哉故盧植云二祧謂文武穀梁傳天子七廟漢書韋玄成四十八人議皆云周以后稷始封文武受命石渠論白虎通云周以后稷文武特七廟曾子問孔子云七廟無虛主若王肅數高祖之父高祖之祖與文武而九主當有九孔子何云七廟無虛主乎且天子七廟者有其人則七無其人則五若諸侯廟制雖有其人不得過五此天子諸侯七五之異也始封之君謂王之子弟封為諸侯

為後世之大祖當此君之身不得立出王之廟則全無廟也諸侯不敢祖天子若有大功德王特命之則可如魯有文王之廟鄭祖厲王是也此始封君之子得立一廟始封六世之孫始五廟備也若異姓始封如太公之屬初封則得立五廟從諸侯禮也鄭注王者之後不為始封之君廟者以其始封之君非有功德唯因先代以封之不得為後世之太祖得立此君所出王者之廟也大夫之大祖則諸侯之子始為卿

大夫是嫡夫人次子或衆妾之子別異於正君故云別子鄭注雖非別子始爵者亦然者一是別子初雖身為大夫中間廢退至遠世子孫始得爵命則以為大祖別子不得為大祖也二是別子及子孫不得爵命者後世始得爵命自得為大祖三是全非諸侯子孫異姓為大夫者及他國之臣初來仕為大夫者亦得為大祖鄭答趙商云王制所論皆殷制若周制別子始爵其後得立別子為大祖若非別子之後雖為大

夫但立父祖曾祖三廟而已隨時而遷不得立始爵者爲大祖此大夫三廟者天子諸侯之大夫皆同以此及祭法更不别云諸侯之大夫卿即大夫總號也

案祭法適士二廟今此云士一廟故知是諸侯之中士下士祭法云官師一廟則天子之中士下士皆二廟也鄭知諸侯中士下士同一廟者以祭法云適士二廟言適士則不得兼中下也庶人之祭謂薦物以其無廟故惟薦而已薦獻不可褻處故知適寢也　程

子曰自天子至於庶人五服未嘗有異皆至高祖服既如是祭祀亦當如是七廟五廟亦止是祭及高祖大夫士雖或三廟二廟一廟或祭寢廟雖異亦不害祭及高祖若止祭禰則猶知母而不知父禽獸道也尊禰而不及祖非人道也　馬氏晞孟曰祖以功建故無可毀之禮百世不遷昭穆以親崇故有可毀之禮親盡則祧　朱子曰以諸侯五廟言之周禮建國之神位左宗廟則五廟皆當在公宮之東南其制孫毓

以為外為都宫大祖在北二昭二穆以次而南盖大祖之廟始封之君居之昭之北廟二世之君居之穆之北廟三世之君昭之南廟四世之君穆之南廟五世之君廟皆南鄉各有門堂室寝而墻宇四周焉大祖之廟百世不遷自餘四廟則六世之後每一易世而一遷其遷之也新主祔於其班之南廟南廟之主遷於北廟北廟親盡則遷其主於大廟之西夾室而謂之祧凡廟主在本廟之室中皆東鄉及其祫於太

廟之室中則唯大祖東鄉為扆尊之位羣昭之入乎此者皆列於北墉下而南鄉羣穆之入乎此者皆列於南牖下而北鄉案廟室北有墉無牖郊特牲亳社北牖知廟北無牖室南有牖詩于以奠之宗室牖下南鄉者取其鄉明故謂之昭北鄉者取其深遠故謂之穆蓋羣廟之列則左為昭而右為穆祫祭之位則北為昭而南為穆昭常為昭穆常為穆二世祧則四世遷昭之北廟六世祔昭之南廟三世祧則五世遷穆之北廟七世祔穆之南廟昭者祔則穆

者不遷穆者祔則昭者不動此所以祔必以班尸必以孫而子孫之列亦以為序若武王謂文王為穆考成王稱武王為昭考則自其始祔而已然春秋傳以管蔡郕霍為文之昭邘晉應韓為武之穆則雖其世既遠而猶不易也宗廟之制但以左右為昭穆不以昭穆為尊卑故五廟同為都宮則昭常在左穆常在右而外有以不失其序一世自為一廟則昭不見穆穆不見昭而内有以各全其尊必大祫而會於一室

然後序其尊卑之次則凡已毁未毁之主又畢陳而無所易唯四時之祫不陳毁廟之主則高祖有時而在穆或高之上無昭而特設位於祖之西禰之下無穆而特設位於魯之東也與曰然則毁廟云者何也曰春秋傳曰壞廟之道易檐可也改塗可也說者以為將納新主示有所加耳非盡撤而悉去之也曰然則天子之廟其制若何曰唐之文祖虞之神宗殷之七世三宗其詳不可考獨周制猶有可言然而漢儒

之記不同謂后稷始封文武受命而王故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者諸儒說也謂三昭三穆與大祖之廟而七文武為宗不在數中者劉歆說也雖其數之不同然其位置遷次宜亦與諸侯之廟無甚異者大夫三廟則眡諸侯而殺其二然其大祖昭穆之位猶諸侯也適士二廟則眡大夫而殺其一官師一廟則眡大夫而殺其二然其門堂室寢之備猶大夫也曰廟之為數降殺以兩而其制不降何也曰降也天子

之山節藻棁複廟重檐諸侯固有所不得為者矣諸侯之黝堊斲礱大夫有不得為者矣大夫之倉楹斲桷士又不得為矣曷為而不降哉獨門堂室寢之合然後可名為宮則其制有不得而殺耳蓋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生也異宮而死不得異廟則有不得盡其事生事存之心者是以不得而降也後世公私之廟皆同堂異室而以西為上者由漢明帝始漢之始諸廟皆自營之各為一處雖都宮之制昭穆之位不復如古然

猶不失獨專一廟之尊至於明帝不知禮義之正而務為抑損之私遺詔藏主於光烈皇后更衣別室而其臣子不敢有加焉魏晉循之遂不能革而先王宗廟之禮遂盡廢矣案北魏清河王懌廟議云古者七廟之堂皆別光武以來異室同堂後漢書祭祀志洛陽高廟加祭孝宣孝元及太宗世宗凡五帝西京廟成哀平三帝主四時祭於故高廟則同堂異室不始於漢明矣又攷祭祀志明帝遺詔藏主於世祖廟更衣朱子則據本紀而言耳降及近世諸侯無國大夫無邑則雖同堂異室之制猶不能備獨天子之尊可以無所不致顧乃梏於漢明非

禮之禮而不得以致其備物之孝蓋合為一廟則所以尊大祖者既褻而不嚴所以事親廟者又厭而不尊是皆無以盡其事生事存之心而宗廟之禮亦為虛文矣　陳氏祥道曰廟所以象生之有朝也寢所以象生之有寢也建之觀門之内不敢遠其親也位之觀門之左不忍死其親也

存疑鄭氏康成曰殷則六廟契及湯與二昭二穆夏則五廟無大祖禹與二昭二穆而已（案祭法言夏后氏祖顓頊而宗

禹不應謂夏無太祖殷人祖契而宗湯又商書咸有一德云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則不應殷止六廟無大祖

存疑陸氏佃曰國語曰工史書世宗祝書昭穆知廟次昭穆與世次異矣周官小宗伯既掌辨廟祧之昭穆小史又掌奠繫世辨昭穆則明世次先後與廟祧之昭穆異矣至於大祫即依世次與七廟常祀昭穆不同故小史又曰祭祀以書叙昭穆之俎簋若昭穆一定何必辨而叙之

辨正何氏洵直曰說者謂對父則身為之穆對子則身為之昭其意以為廟次與世次不同故昭穆遷徙無常位右者可移之左左者可移之右殊不知廟次與世次一也廟次雖遷昭穆之班一定不移祖以傳孫孫以傳孫縱歷百世其當為昭當為穆者未之有改也如武王之時廟次以文王為穆至襄王之世凡歷十八君矣猶謂之穆左氏載富辰之語曰管蔡郕霍文之昭邘晉應韓四國武之穆宮之奇謂大伯虞仲

為大王之昭虢仲虢叔為王季之穆夫大王文王其子對父皆稱昭曰文王之昭大王之昭王季武王其子對父皆稱穆曰武王之穆王季之穆其為子一也知昭穆為定班而廟次世次未始異也說者引魯語曰工史書世宗祝書昭穆知廟次昭穆與世次異又不然工史所書者帝繫世本之屬宗祝所書者几筵表著之位自其譜牒則謂之世據其班秩則謂之昭穆則廟次昭穆豈與世次不同乎

叅四廟五廟六廟七廟之說紛紜不一或謂七廟天子之定制或謂實止四廟或謂夏五廟禹與二昭二穆殷六廟湯與契二昭二穆周七廟后稷文武二祧與親廟四然其說皆原於禮緯在西漢時其言始封之君為大祖以下五廟迭毀古之正禮者韋玄成等也其言天子三昭三穆與大祖之廟而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劉歆也至東漢時王肅以為天子七廟是通百代之言則同於劉歆鄭康成以為高祖以

下與始祖而五明立廟之正以親為限則同於玄成而盧植馬融亦守此議然自康成而後講經議禮者並據王制祭法斥鄭四廟之誤伸王七廟之說又據王肅謂高祖之父高祖之祖與文武二主則周廟宜有九設周之祖宗更有功德受命如二人者亦當更立廟以祀而必不僅九廟而止理固宜然也

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曰礿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礿禴

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此蓋夏殷之祭名孔疏以與周不同而夏殷之祭無文故疑之周則改之春曰祠夏曰礿孔疏周禮大宗伯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禘為殷祭孔疏公羊傳五年而再殷祭春秋僖八年秋七月禘於大廟殷猶大也詩小雅曰礿祠烝嘗于公先王孔疏詩小雅天保篇文王受命已改殷夏祭禘名為礿而詩先礿後祠從便文先烝後嘗以韻句也此周四時祭宗廟之名孔氏穎達曰自此至地者一節論天子諸侯大夫四時祭宗廟及祭天地山川之事皇氏侃云礿薄也春物未成祭品鮮薄禘次第也夏物雖未成依

時次第而祭白虎通云嘗者新穀熟而嘗之烝衆也孫炎云進也冬時物成可進者衆也　陳氏祥道曰礿禘以飲為主所以順乎陽嘗烝以食為主所以順乎陰

存疑孔氏穎達曰郊特牲春禘鄭改讀禴祭義春禘鄭直云夏殷禮不改字以已見郊特牲也　趙氏匡曰禘非時祭之名漢儒見春秋惟兩書禘一春一夏所以或謂之春祭或謂之夏祭耳　陳氏祥道曰殷

以長發為大禘言大以見小則夏禘小禘也郊特牲祭義言春禘蓋夏禮也　陸氏佃曰春夏以飲為主審禘之時也春可謂之礿亦可謂之禘夏可謂之禘亦可謂之礿郊特牲曰春禘而秋嘗王制曰春礿夏禘是也祠品物少文詞多春之事而已故夏未有言祠者　虙氏曰周官所言春祠夏礿此周禮王制祭統所言春礿夏禘此殷禮郊特牲祭義所言春禘此夏禮也何以知之記曰殷人尚聲樂三闋然後出迎

牲又曰樂陽氣也又曰殷人先求諸陽則殷祭皆用樂矣郊特牲所言春禘秋甞而先之以享禘有樂而食甞無樂則為夏禮非殷禮也春禘既為夏禮則春礿自得為殷禮矣　吴氏澄曰此春夏祭名是記者誤章內礿皆當讀祠禘皆當讀禴

案周官與詩並周禮祠與禴甞與烝皆易其序此言春礿夏禘礿猶可言即禴而禘之名迥殊故鄭疑為夏殷禮孫氏又云春禘者夏夏禘者殷蓋王制作於漢

作者不見周禮而雜采四代禮為之也趙伯循據大傳駁此謂禘大祭非時祭漢儒見春秋惟兩書禘一春一夏故誤則僖公之禘書秋七月漢儒何不見而誤云秋禘與周以重祭賜魯未聞賜晉何左傳晉人言寡君之未禘祀與是周人以大禘為重故改時祭之名而世猶通稱之今但辨禘之有時祭有大祭不必以記駁記也

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天子祭天下名山

大川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視一作眡

正義鄭氏康成曰視視其牲器之數孔疏案夏傳其餘山川視伯小者視子男注謂牲幣粢盛爵獻之數非謂尊卑也周禮上公饔餼九牢飪五牢饗九獻豆四十侯伯饔餼七牢飪四牢豆三十二子男饔餼五牢飪三牢豆二十四簋皆十二侯伯無别夏傳侯與伯别不可強合

在其地若齊人祭泰山晉人祭河是也孔疏泰山齊魯之界故齊人有事於泰山

朱子曰一家之主則一家鬼神屬焉諸侯守一國則一國鬼神屬焉天子有天下則天下鬼神

屬焉　馬氏晞孟曰天地域之㝡大天子域中所尊故祭天地社稷土穀之神諸侯為天子守土故祭社稷大夫有家故祭五祀在上者可以兼下故天子祭天地社稷五祀在下者不可以兼上故諸侯祭社稷而不得祭天地大夫祭五祀而不得祭社稷古之祀典有功於民則祀之名山大川民所取財用也天子君天下其所報者衆故祭天下名山大川諸侯君一國其所報者寡故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　吴氏

澄曰祭法云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葢大夫以下所得祭者民社不得祭國社也

案鄭注曲禮據月令戶竈中霤門行此注據祭法司命中霤門行厲有地大夫祭五無地大夫祭三孔氏申之謂曲禮無差别者殷禮此有差别者周法也曲禮亦明言天子諸侯大夫安見其言無差别乎夫五祀春戶木夏竈火夏季中霤土秋門金冬行水於理為當若司命為天星泰厲為外鬼其不當列於五祀

甚明不當以彼惑此也

天子諸侯祭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

正義鄭氏康成曰謂所因之國先王先公有功德宜享世祀今絶無後為之祭主者　孔氏穎達曰天子置都之所及諸侯所封之内皆因古昔先王先公所居之地令其地子孫絶滅而無主後者則天子諸侯祭之陳氏澔曰在王畿者天子祭之在侯邦者諸侯祭之　葉氏夢得曰亡國絶世而無主後者雖已廢而不可擧然先王興滅繼

絶而因國亦祭者所以見其仁也

存異鄭氏康成曰昔夏后氏郊鯀至杞為夏後而更

郊禹晉侯夢黄熊入國而祀夏郊此其禮也孔疏祭法夏后

氏郊鯀禮運杞郊禹不郊鯀故鯀無主後然有

功猶當祀晉為盟主當代天子攝羣神之祀

案左傳子產對叔向言遷閼伯於商丘商人是因遷

實沈於大夏唐人是因晏子對景公昔爽鳩氏始居

此地季萴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太

公因之彼其先世嘗有功德於民令無主後則祭之

宜也若黄熊之説頗誕而晋祀夏郊亦非禮也不當據以為証

天子犆礿祫禘祫嘗祫烝諸侯礿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烝則不礿諸侯礿犆禘一犆一祫嘗祫烝祫犆音特祫音洽

正義鄭氏康成曰犆猶一也祫合也　孔氏穎達曰南方諸侯春礿祭竟夏來朝西方諸侯夏祭竟秋來朝北方諸侯秋祭竟冬來朝東方諸侯冬祭竟春來

朝各廢一時耳餘三時皆祭也　程子曰諸侯亦祭祫只是祠禴嘗烝之祭爲廟煩故每年於四祭之中三祭合食於祖廟惟春則祭諸廟也　陸氏佃曰時祭惟礿犆各於其廟祀之夏禘秋嘗冬烝三昭三穆皆升合食於祖廟所謂三年大祫與此異彼祫之大者也　陳氏祥道曰祭祀之禮有大有小有備有闕天子犆而不闕然有所謂闕者大故之時而已諸侯闕而不犆然有所謂犆者不朝之歲而已　又曰天

子春禘而三時皆祫諸侯亦春禘而秋冬皆祫其異於天子者禘一禘一祫而已　又曰天子言祫禘祫嘗祫烝諸侯言嘗祫烝祫此特變文而已非有異也

陳氏澔曰時祭之祫親廟之主升合食三年大祫則毀廟之主亦與焉

存疑鄭氏康成曰天子諸侯之喪畢合先君之主於祖廟而祭之謂之祫後因以為常天子先祫而後時祭孔疏以經文祫在上天子位尊故先為大禮也諸侯先時祭而後祫孔疏以經

文祫在下諸侯位卑取其漸備故先小禮後大禮 凡祫之歲春一礿而已不祫以物無成者不殷祭孔疏夏殷祭三 周改夏祭曰礿以禘為殷祭也孔疏周殷祭止三 魯禮三年喪畢祫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羣廟自是之後而再殷祭一祫一禘也虞夏之制諸侯歲朝故四時必廢一祭礿禘互明禘礿文禘一犆一祫下天子也祫歲不禘 孔氏穎達曰此論夏殷天子諸侯大祭及時祭之事殷以前不知幾年一祫禮緯云三年一祫五年一禘鄭云百王通

義則虞夏殷周皆同三年一祫皇氏謂虞夏祫祭每年皆爲又云三時祫者謂夏秋冬或一時得祫即爲之不三時俱祫鄭注禘祫志云王制記先王之法祫爲大祭祫於秋於夏於冬周公制禮祭不欲數如鄭此言則夏殷三時俱殷祭皇氏之説非也　又曰禘祫大小鄭以公羊傳云大事者何大祫也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大祖故爲大事若王肅張融孔晁皆據逸禮以禘爲大祫爲小鄭不

用逸禮　又曰爾雅云禘大祭也謂比四時為大也若左氏及杜氏則皆以禘為三年一大祭在大祖之廟傳無祫文然則祫即禘也　張子曰諸侯春祭髙祖夏祫羣廟秋祭曽祖冬又祫来春祭祖夏又祫秋祭禰冬又祫

辨正林氏之竒曰禘祫之説諸儒聚訟久矣論年之先後則鄭康成髙堂隆謂先三而後二徐邈謂先二而後三辨祭之小大則鄭康成謂祫大於禘王肅謂

禘大於祫賈逵劉歆謂一祭而二名禮無差降又或謂禘以夏不以春祫以冬不以秋矛盾相攻卒無定論鄭氏之説曰魯禮三年喪畢而祫於大祖明年禘於羣廟自爾以後五年而再殷祭一禘一祫爲之説者曰僖公薨文公即位二年秋八月大事於太廟大事祫也推此是喪畢祫於大祖也明年春禘雖無正文約僖公定公八年皆有禘又可知蓋以文公二年祫則知僖宣二年亦皆有祫僖宣二年既有祫則明

年是三年春禘四年五年六年秋祫是三年祫更加七年八年并前為五年禘故禘於羣廟也自後三年一祫五年一禘不知當春秋時諸侯僭亂魯之祭祀皆妄舉也諸侯而郊上帝禘始祖罪也大夫而旅泰山舞八佾罪也春秋常事不書其書者皆悖禮亂常之事故書郊者九書禘者二與夫大事一有事二烝二嘗一之類無非記其非禮據僖公以三十二年冬十二月薨至文公二年秋八月喪制未畢未可以祫

也而乃大事焉一惡也躋僖公二惡也經無三年禘祭之文何自知之徒約僖公宣公八年皆有禘而云愈繆矣況宣公八年經書有事於太廟有事則是常制也而以為禘何邪且閔公二年春秋書吉禘於莊公是魯常以二年即禘矣何待三年與八年乎至其言祭之時春秋書大事於秋八月而彼以為冬書閔公之禘於夏四月僖公之禘於秋七月而彼一以為夏既本魯禮以行祀典而又不用其時是自戾也雖

然魯禮誠非矣先王之制可得聞乎曰禘祫之文不詳所可知者禘尊而祫卑矣禮不王不禘或問禘之說夫子答以不知譏魯僖僭也春秋之法所譏在祭則書其祭名不然則否書郊書望書禘則所譏在郊望與禘也若文公之祫則譏其短喪逆祀不在於祫故曰大事而已何者禘者推始祖所自出之君而追祀之則謂之禘此天子之祭名諸侯無禘禮魯用之僭也若祫則毁廟未毁廟之主皆合食於大祖非惟

天子有祫諸侯亦得祫也詳二祭之名則禘尊祫卑可謂明矣先儒據鄭氏說率以祫大於禘是以諸侯之制加天子之制可乎考之經籍禘祫之文可知者此耳至於年數之久遠祭時之先後則經無所據學者當闕其疑　楊氏復曰知禘者禘其祖之所出不兼羣廟之主而唯以其祖配之則禘與祫異不容混矣知大祫兼羣廟之主則自大祖而下毀廟未毀廟之主皆合食於大祖矣

案先儒説禘紛如聚訟然其義莫如游氏所謂仁人為能享帝孝子為能饗親及朱子所云先王報本追遠莫深於禘之説最為諦當若禘與祫異及禘尊祫畀則林氏之説確為可據時祭之名春祠夏禴秋嘗冬烝其為周禮確然而三代異物王制雜采三代以為漢法曰礿曰禘夏殷未必無是名也今知此禘是時祭非大祭足矣

天子社稷皆大牢諸侯社稷皆少牢大夫士宗廟之祭

有田則祭無田則薦庶人春薦韭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韭以卵麥以魚黍以豚稻以鴈大如字又音泰少詩照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有田者既祭又薦新孔疏以月令天子祭廟又有薦新如以彘嘗麥先薦寢廟士喪禮有薦新如朔奠故知也士薦牲用特豚孔疏案儀禮特牲是有地之士用特牲今無地之士薦宜貶降不用成牲故用特豚大夫以上用羔孔疏以諸侯大夫有地祭者用少牢其無地薦者則用羔也言以上則包天子皆用羔也但天子諸侯亦用餘牲不皆用羔所謂羔豚而祭百官皆足詩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庶人無常牲取與新物相宜而已孔疏謂相宜者兩物

俱有非氣味相宜　陳氏曰春宜豚冬宜鮮此非其時羊宜黍豕宜稷鴈宜麥魚宜苽又非其配但取其多而易得耳　方氏曰非性溫陽類卵陰物也黍麥南方之穀陽類魚豚陰物也稻西方之穀陰類鴈陽鳥也亦有陰陽相配之義

孔氏頴達曰此論天子諸侯祭用牲牢及庶人所薦之物　賈氏公彦曰羊豕曰少牢牛羊豕三牲具為大牢若一牲不得牢名故郊特牲與特牲皆不言牢也　陳氏祥道曰天子社稷福被天下故用大牢諸侯社稷福止一國故用少牢諸侯社稷少牢而宗廟則大牢者宗廟以仁社稷以義仁則

極其隆故與天子同義則有所辨故亞於天子庶人之薦不過致其易得者而已　又曰古者祭必卜日而薦新不擇日祭有尸而薦無尸以至不出神主奠而不祭有時物而無三牲黍稷此薦新之大略也

陸氏佃曰春薦韭春無新穀故也　陳氏澔曰薦雖無時然亦不過四時各一舉而已

存疑鄭氏康成曰祭以首時薦以仲月　孔疏晏子春秋云天子以下至士皆祭以首時故明堂位云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周六月是夏四月雜記云七月而禘

獻子為之譏其不用六月也其周禮四仲祭者因田獵而獻禽非正祭也服虔注桓公五年傳云魯祭天以孟月祭宗廟以仲月非鄭云也大夫士既以首時祭故薦以仲月若天子諸侯禮尊物熟則薦之不限孟仲季故月令孟夏薦麥孟秋薦黍季秋薦稻是也大夫既薦以仲月而服虔注昭元年傳祭人君用孟月人臣用仲月不同者非鄭義也南師解云祭以首時者謂大夫士也若得祭天者祭天以孟月祭宗廟以仲月其禘祭祫祭時祭亦用孟月其餘諸侯不得祭天者大祭及時祭並用孟月既無明據義得兩通故並存焉案春秋桓公八年五月烝十四年八月嘗僖公八年七月禘昭公十五年二月禘此等皆不用孟月者以春秋亂世不能如禮故參差不一也

陸氏佃曰天子嘗黍在夏故庶人秋始薦黍天子嘗稻在秋故庶人冬始薦稻

由是言之天子孟夏嘗麥庶人薦麥在仲夏矣天子仲春薦韭庶人薦韭在季春矣

案周禮明言仲夏享礿仲冬享烝是天子祭以仲月矣其祭以仲月取四時之中也明堂位言魯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其所言仲月季月皆是周正魯雖大禘而以季夏避天子也雜記言七月而禘獻子為之則禘當在季夏而魯以孟秋矣故頌魯僖公之詩直云秋而載嘗祭統合之言大嘗禘謂此大

嘗即大禘也安見天子與諸侯祭必皆以首時乎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賔客之牛角尺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庶人無故不食珍庶羞不踰牲燕衣不踰祭服寢不踰廟

繭又作璽公典反握烏角反燕伊見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握謂長不出膚故謂祭享羞不踰牲謂祭以羊則不以牛肉為羞　孔氏穎達曰玉藻云天子食日少牢朔月大牢諸侯食日特牲朔月少

牢則知大夫食日特豚朔月特牲士食日無文朔月特豚　又曰諸侯祭以大牢得殺牛諸侯之大夫祭以少牢得殺羊天子大夫祭亦得殺牛其諸侯及大夫享食賓得用牛也　陳氏祥道曰大禮必簡則小禮必煩簡則内心而貴誠故天地之牛角繭栗煩則外心而貴味故宗廟之牛角握賓客之牛角尺角繭栗非必繭栗也以其過於繭栗則非禮角握非必握也以其過於握則非禮至於角尺亦若是也國語曰

郊禘之牛角繭栗禘之牛與郊同不及握也

存疑張子曰不踰不豐於牲也牲體小而羞掩豆謂之踰牲不謂用羊而不用牛也　葉氏夢得曰庶羞常薦而踰牲嬿於備物燕衣常用而踰祭服嬿於事神寢所常安而踰廟嬿於享親故禮皆不與

案孔疏據周禮膳夫王日一舉謂周公制禮天子日食大牢諸侯日食少牢玉藻之文恐非也殺牲盛饌曰舉日少牢亦牲也何必曰殺一牛然後謂之牲哉

楚語天子舉以大牢祀以會諸侯舉以特牛祀以大牢舉與祀並言必朔日可知朔日大牢則常日少牢矣不踰牲三說鄭氏為典而葉氏亦該蓋庶羞常所食燕衣常所服寢人所居無故不殺以節用而仁亦行乎其中不踰以謹禮而用亦無不節矣

古者公田藉而不稅市廛而不稅關譏而不征林麓川澤以時入而不禁夫圭田無征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田里不粥墓地不請藉在亦反廛直連反麓音鹿粥音育

正義鄭氏康成曰耤之言借也借民力治公田美惡取於此不税民之所自治也孟子曰殷人七十而助古謂殷時孔疏以下或兼虞夏廛市物邸舍税其舍不税其物譏譏異服識異言征亦税也孔疏關境上門但呵禁非違不税行人之物山夏殷之法周禮國凶札則無門關之征孔疏周非凶札即征但不知税之輕重猶譏也麓山足也入猶治也孔疏以時入若獺祭魚然後漁人入澤梁治圭田者不税所以厚賢也此則周禮之士田以任近郊之地税什一用民之力謂治城郭宮室道渠田

里墓地皆受於公民不得私也粥賣也請求也　孔氏穎達曰周禮均人豐年旬用三日中年旬用二日無年旬用一日年歲不同雖豐不得過三日　陳氏祥道曰藉而不稅所以寬農廛而不稅所以寬商譏而不征所以寬旅山澤以時入而不禁所以寬萬民

又曰商賈惡其盛又惡其衰盛則去本者衆衰則貨不阜通故於其盛則抑之以征衰則寬之以無征凡因時以權之起一人之徭則百畝不舉起十人之

徭則千畝不舉先王知其如此故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所以寛之也田里不粥則生者無相兼并而民無憾於養生墓地不請則死者有所安厝而民無憾於送死籍也廛也譏也時入也夫也圭田也用民力也義也而不稅不征不禁無征不過三日仁也須之田里墓地仁也禁之不粥不請義也　徐氏師曾曰此泛言王政以見今之不然自公田以至墓地不請皆古制也

存疑孔氏穎達曰鄭知周制畿内用夏之貢法者載師云以廛里任國中之地以場圃任園地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以公邑之田任甸地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畺地鄭注云廛里邑里居也廛民居之區域也宅田致仕者之家所受田也士田自卿以下所受圭田也賈田在市賈人其家所受田也官田庶人在官者其家所受田也牛田牧

田畜牧者之家所受田賞田者賞賜之田也公邑謂六遂餘地天子使大夫治之家邑大夫之采地小都卿之采地大都公之采地又司馬云井十為通通為匹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為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計一成百井井有九家百井即九百家而云一成三百家者以此田上中下除宫室塗巷三分之一自餘通率一家受二夫故一成為三百家是一井九家為定無公田也故鄭云

以載師職及司馬法論之周制畿內用夏之貢法不稅夫者謂鄉遂及公邑若采地即為井田稅夫與畿外同知畿外用助法者案詩小雅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春秋宣十五年云初稅畝傳云穀出不過藉論語云盍徹乎孟子云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知之也然畿外諸侯雖立公田實亦用貢法孟子云野九夫之田而稅一即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故鄭云邦國亦異外內耳但郊內地

少郊外地多從多言之故云畿外制公田不稅夫也

又曰畿内無公田故有圭田圭潔白也德行潔白

乃與之田此是殷禮周則通士田稅什一　吳氏澄

曰夫圭田夫田謂餘夫所受二十五畝之田圭田謂

卿以下所受五十畝之圭田也無征謂既不稅其所

受亦不令助耕公田也　陳氏澔曰圭田亦似有功

德者賜之若賜圭瓚

案此將言司空度地居民之法而先述古制以發端

其大指皆本於孟子其言古者蓋自秦漢以遡三代通指夏商周而言孔以圭田上為殷法民力下無通周禮非也商制八家同井皆私百畝而同養公田故為藉言借民力以耕之周制九夫為井悉以授民而與貢異者貢校歲以為常周隨年之凶豐使民納十畝之入年豐則通其有年凶則通其無故為徹言君民上下相通也商之公田在私田外周之公田即在私田中故孟子云惟助為有公田言惟助有則徹無

以明其制之異云雖周亦助見助凶豐相通徹亦凶豐相通明其意之同蓋自商初至周歷六百餘年生齒必日繁無田可給不得不變法并以公田授民故曰九夫為井又曰夫三為屋屋三為井此周一井九夫徹與助異之明證也若徹原是助法周又七百餘歲則人人共曉孟子何用辭費哉自春秋至戰國兵爭死亡生齒日耗反不免地廣人稀故孟子欲行助法所謂與時宜之也鄭孔謂周制畿内用夏之貢法無公田畿外用

殷之助法有公田若內為采邑即有公田與畿外同則斷不然安有一朝定法不自行之而但使邦國行之者乎且周自公劉已徹田為糧安有至武王周公而反盡變畿內為貢法者乎　又案孔陳二說皆與孟子必有圭田不同朱子云圭潔也所以奉祭祀也世祿常制之外又有圭田最明又夫字有三解一說即餘夫二十五畝不應敘圭田上恐非一說治圭田之農不征力役又與厚賢無涉葢此夫即一夫受田

之稅所謂什一者言圭田五十畝不征五畝之稅也司空執度度地居民山川沮澤時四時量地遠近興事任力凡使民任老者之事食壯者之食上度如字下度待洛反量去聲食音嗣

正義鄭氏康成曰司空冬官卿掌邦事者度丈尺也居民觀其寒煖燥溼孔疏寒暖謂四時燥溼謂山溼謂川沮澤沮謂萊沛孔疏草所生為萊水所生為沛量地謂制邑井之處孔疏謂平原之地沃衍堪建邑井左傳所謂井沃衍也若山林藪澤之地不堪井邑興事謂築邑廬宿市也孔疏

築邑則築城也用力難重故云興事周禮遺人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三十里有宿五十里有市凡使民寛其力饒其食　孔氏穎達曰凡國家為役之法老少功程不同老則功少壯則功多今使民之時雖壯者限以老者之功程故曰任老者之事凡廪餼牲體壯者食多老者食少雖老者給以壯者之料故曰食壯者之食　方氏慤曰小而水所止曰沮大而水所鍾曰澤　陳氏祥道曰居民山川沮澤所以辨地宜時四時所以候天氣量地遠近興事任力所以

均民力　徐氏師曾曰事即制邑居民之事制邑必興役興役必任民力凡使民三句又承上而言寛恤之政

案度謂規畫經界之大法山川沮澤勢有高卑故氣有寒煖燥溼而天時物候亦因有早晚之不同必驗四時物候之異以知陰陽向背之宜而量遠近以居之或宜為民居或宜為都邑民居既定然後民事可興而民之力可任周禮以九職任萬民孰非民事孰

非民力四時物候不同則其事之早晚不同非其時雖欲用力於事不可得也後樂事勸功正與此相應恐不指力役之征

通論鄭氏元錫曰司徒主地司空主事乃制域制宅之法周禮不具蓋具在冬官而今亡矣　徐氏師曾曰周禮度地居民屬司徒宋儒改度地居民屬司空據此則得之

案大司徒掌五地之民數而大司馬掌邦國土地之

政故原師職方之屬輔之然土功之事分財用平板榦稱畚築程土物議遠近略基趾揣厚薄仞溝洫具餱糧程有司量功命日則司空之掌而其屬又有以佐之冬官雖亡其略可知也

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煖燥溼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齊五味異和器械異制衣服異宜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燥素老反齊才細反和去聲械户戒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因天地寒煖燥溼者使其材藝堪地氣也孔疏材謂氣性材藝言五方之人其能各殊五者居處各須順其性氣材藝使堪其地氣盧植云能寒者使居寒能暑者使居暑也異制謂其形象異俗謂其所好惡異齊謂其性情緩急孔疏性謂稟性自然故孝經說云性者生之質若木性則仁金性則義火性則禮水性則信土性則知情者既有知識當逐物而遷故有喜怒哀樂好惡此經云剛柔輕重遲速天生自然是性也而速言情者情是性之小別者耳剛柔輕重遲速有六鄭惟云緩急者剛輕速總是急柔重遲總是緩然亦有柔而速剛而遲者此亦大總耳異和謂香臭與鹹苦異制謂作務之用孔疏作務所用不同若考工記粤之用鏄胡之用弓車器謂總用之

器械謂兵器何休注公羊傳云攻守之器曰械異宜謂旃裘與絺綌敎謂禮義政謂刑禁　孔氏穎達曰自此至曰譯一節論中國及四夷居處言語衣服飲食不同之事俗謂民之風俗宜謂土地器物所宜修此禮義敎化當隨其風俗齊其政令施為當隨物之所宜也　馬氏晞孟曰敎所以導民俗則因民之所欲也政所以正民而宜者事得其義之謂也　方氏慤曰剛柔言其材輕重言其質遲速言其性凡此不特廣谷大川之間若堅

土之人剛弱土之人柔以其材之異齊故也丘陵之民專而長墳衍之民晢而瘠以其質之異齊故也大衆之人信空同之人武以其性之異齊故也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者若封於商墟則啓以商政疆以周索封於夏墟則啓以夏政疆以戎索之類是矣　葉氏夢得曰所謂教者其屬有七具於天而自然者也父子有親兄弟有愛夫婦有别君臣有義長幼有序朋友有信賔客有禮其教成於人而使

然也天雖有自然而成乎人者亦必使然故曰修其教所謂政者其屬有八所用以相養者也衣服有常飲食有節事為有度異別有法度量有權數制有等上所用以防淫者也物之相養雖不可齊淫辟亦不可無禁故曰齊其政　吳氏澄曰以廣谷大川而言則地產有異而其習尚之所安各異其俗故雖進之以七教然亦不改易其所安之俗使之各得以安其所安也以剛柔輕重遲速而言則天稟有異而其身

口之所便各異其宜故雖正之以八政然亦不改易其所便之宜使之各得以宜其所宜也此居民材之大凡也　徐氏師曾曰此以下皆言居民之事而此一節則以中國言

通論李氏格非曰周禮司徒以土宜之法辨十有二土之名物以相民宅而知其利害以阜人民以蕃鳥獸以毓草木以任土事此所謂量地遠近興事任力者也以土會之法辨五地之物因此五物者民之常

而施十有二教焉此所謂修其教不易其俗也以土均之法辨五物九等制天下之地征以作民職以令地貢以斂財賦以均齊天下之政此所謂齊其政不易其宜也葢司徒辨其物司空任其事所以交相治也

中國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東方曰夷被髮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蠻雕題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髮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

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中國夷蠻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備器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達其志通其欲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推吐雷反被皮義反題大兮反趾音止衣去聲下同粒音立鞮可兮反譯音亦

正義鄭氏康成曰五方之性地氣使之然也雕文謂刻其肌以丹青涅之孔疏雕刻題額也以丹青雕刻其額亦文身也仲雍居吳越左傳云斷髮文身漢書地理志云以辟蛟龍之害故刻其肌以丹青涅之東方南方皆近海故俱文身也

交趾足相鄉浴則同川臥則僢不火食地氣暖不為

病也不粒食地氣寒少五穀也皆有者其事雖異各自足也寄象鞮譯皆俗間之名依其事類耳鞮之言知也今冀部有言狄鞮者　孔氏頴達曰此以下總論四夷中國之異被髮斷髮故也言有不火食亦有火食者西方無絲麻惟食禽獸故衣皮東方北方多鳥故衣羽正北多羊故衣毛凝寒至處林木又少故穴居五方之民水土各異故言語不通好惡殊别故嗜欲不同帝王立傳語之人達五方之志傳五方之

欲使相領解寄者傳寄外内言語象者放象外内之言狄鞮通傳夷狄之語與中國相知譯者陳也謂陳說内外之言此通傳四方語官也東方謂之夷者風俗通云東方人好生萬物牴觸地而出夷者牴也南方曰蠻者風俗通云君臣同川而浴極爲簡慢蠻者慢也西方曰戎者風俗通云斬伐殺生不得其中戎者兇也北方曰狄者風俗通云父子嫂叔同穴無别狄者辟也其行邪辟　陳氏祥道曰寄言其寓於此

象言其像乎彼鞮言其屨譯言其語凡此皆互見也

馬氏晞孟曰志欲者言語之藴言語者志欲之寓達其志通其欲必在於言語之際故古者有道言語之官

徐氏師曾曰此因中國而及四夷也

總論陳氏祥道曰先王以治治中國以不治治夷狄故於中國則有敎以道其志有政以齊其行於夷狄則立之寄象鞮譯而已雖詳略不同順其所安而不强其所不安則一也

案此極言五方民性之不可推移而各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備器以明山川沮澤之各有俗宜不可强同居民者當隨地以制宜因民之所利而利之也

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也無曠土無游民食節事時民咸安其居樂事勸功尊君親上然後興學量去聲度待洛反樂音洛

正義鄭氏康成曰興學立小學大學　孔氏穎達曰此論居民與地相得及食節事時勸功尊君立學之

事食得其節事得其時民樂悅事務勉勵立功尊君

親上如此然後可得興學民富而可教也　馬氏晞

孟曰邑大而民少則有曠土之患邑小而民多則養

不足而有游民之患　陳氏祥道曰先王之於民居

之然後養之養之然後教之量地制邑以至必參相

得者居之也無曠土以至尊君親上者養之也然後

興學教之也蓋人之生莫不有親親長長之良心養

其良心而不陷溺之則由其親親以至於親上由其

長長以至於尊君則尊君親上天地之道也然後興學裁成天地之道也　方氏慤曰食節則無不足之患事時則無不急之務居民之道亦期其如此而已故效至於民咸安其居也樂事則不至於勞苦勸功則不由於勉强尊君則為臣者有遜志親上則在下者無離心上不止於君凡在己上者皆是也敎不可一日廢必待樂事勸功尊君親上然後興學者則以至此然後教學之道可致其詳故也制禮作樂必在

於治定功成後亦此意　徐氏師曾曰此節結上文以起下章

存疑穀梁氏曰古者三百步為里名曰井田井田者九百公田居一公田為廬井竈葱韭皆取焉　班氏固曰在邑曰廛在野曰里春令民畢出在野冬則畢入於邑　鄭氏康成曰周禮載師以廛里任國中之地廛民之邑居在都城者司馬法王國百里郊三百里野　何氏休曰在邑曰里里八十户　趙氏岐曰

公田二十畝八家分之得二畝半以為廬舍則城邑之居亦二畝半廬則各在其田中而邑聚居也　熊氏安生曰計量地土廣狹制四井為邑每邑居三十二家　賈氏公彦曰廛是五畝之宅在國中樹以桑麻

辨正李氏本曰公田為廬舍之説起於穀梁而諸儒遂以在邑在野各分二畝半以合孟子五畝之宅若公田之中去二十畝止存八十畝則制祿之時又當

割别井二十畆以足百畆之數不惟失先王正經界之意而又以邑處農民亦有不便盖一夫一婦食力之小人也就田斯可以治農桑而死徙無出鄉又同井者之所安也冬則入邑春則出野雖近郊之地往近國中猶以搬運為煩不欲輕動而况遠郊之外必使遠棄田疇徙居國邑人誰樂之且孟子言五畆之宅未嘗以為廬舍信南山之詩云中田有廬盖其家各就田中小苫茅舍以為息勞守畆之所不占公田

二畝半而正當其中也蓋農民所宅必是平原可居之地另以五畝為一處取於便農功通饁餉去田豈宜遠哉故農民之宅與國中之廛迥别農民之宅鄉里也即制里而道其妻子使養老者也國中之廛市廛也但為士旅寄寓之所工商懋遷之區而已管子曰四民者勿使雜處聖王處士就閒燕處工就官府處商就市井處農就田野帝昭謂國都城郭之域惟士工商而已農不在焉此古法之僅存者也若處農

在官府市井之間雜之甚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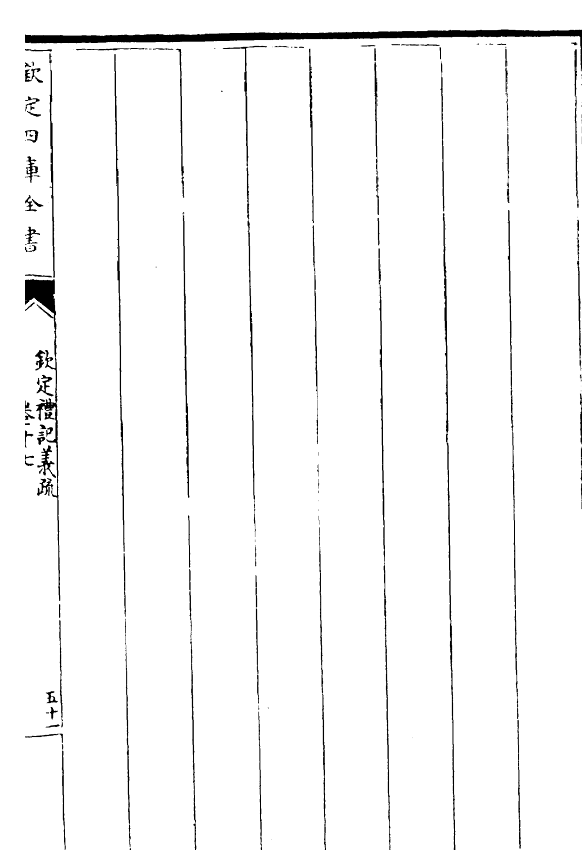
案量地制邑度地居民二語曲盡居民之道葢邑即今之村落必因地勢之環曲高平寬廣者為之地勢小則邑小而民居少地勢大則邑大而民居多故論語十室之邑千室之邑一舉其至小一舉其至大而或數十室或數百室無定可知矣孟子所謂五畝之宅大約在此邑中去田亦不甚遠故牆下之桑匹婦蠶之而農事之殷則亦以其婦子饁彼南畝也就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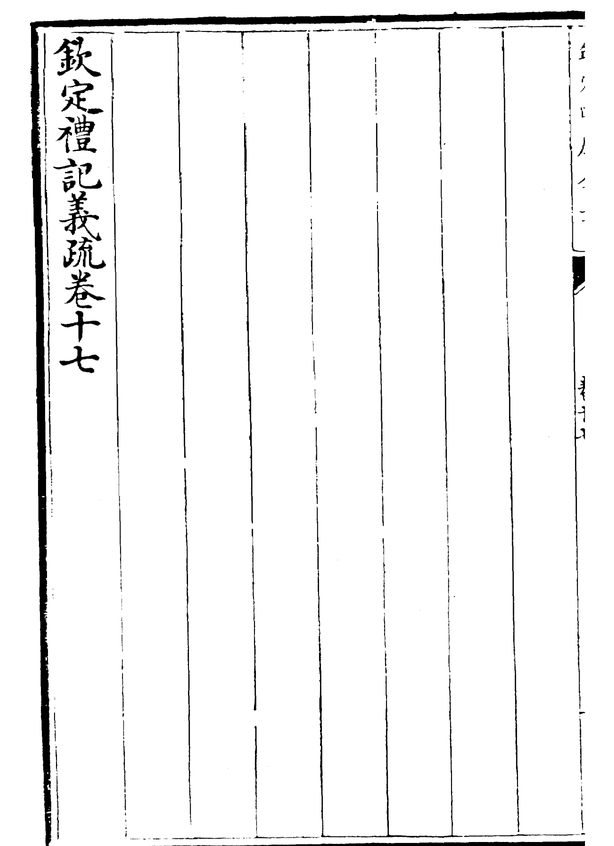
視田則謂之出就田視邑則謂之入耳若所謂中田有廬則在五畝之宅之外即田畔稍高處苫小茅舍以便憩息避風雨故曰廬明非宅也曰疆埸明不在公田中也曰有瓜明不可植桑也此與五畝之宅樹牆下以桑之地迥别惟耕夫在焉故婦女自邑來餉也穀梁謂民居在公田中則據詩中田有廬為說鄭賈謂五畝之宅皆在都城中則據周禮以廛里任國中之地為說班趙合之則以公田二十畝八家分之

應各得二畝半知都城亦二畝半為說而不知皆非也若如穀梁謂民居在公田中則惟商助有公田耳夏貢無公田民無居乎如鄭氏謂五畝之宅皆在都城則天子都城方十二里大國都城方九里次國方三里小國方一里舉一國之民入處於此何以容之如班趙謂都城及野各半則周參用貢助國中使自賦者宅止二畝半乎且自國中至近郊五十里遠郊百里更遠而邦甸二百里家稍三百里皆民田所在

都城相去逺數百里近亦數十里當春夏之交蠶事正急農事方殷若婦隨在田則廢蠶功婦留邑治蠶則農自執爨若使婦在邑治蠶且餉則豈有隔數十百里而能饋餉者且冬皆入國中則近郊逺郊以及甸稍數百里無一爨煙人迹乎故知邑之必與地相得民居之必與邑相得則知凡民所聚居皆謂之邑而所授之田即與其邑之居相近斷不可如鄭賈以邑專指君之都城知十室千室皆可謂之邑斷不可

如何之以邑必八十户熊之以邑必三十二家為定知制禄皆起於公田之百畝而倍之三之四之十之則斷無以二十畝為廬舍而下士八十畝不得比農夫之百畝若以别井割補則是分田定而制禄正不定也先儒惟季氏國中之廛市廛也農民之宅鄉里也二語辨析甚明古如是今亦如是山川沮澤之地隨地皆有邑居而度地居民之法瞭然分田制禄之法亦瞭然矣





欽定禮記義疏卷十七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檢討臣龔大萬

謄録監生臣應夢麟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欽定禮記義疏卷十八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欽定禮記義疏卷十八

王制第五之四

司徒脩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齊八政以防淫道德以同俗養耆老以致孝恤孤獨以逮不足上賢以崇德簡不肖以絀惡恤辛律反逮音代又大計反絀敕律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司徒地官卿掌邦教者逮及也簡差擇也　孔氏穎達曰自此至曰進士一節論司徒

脩禮明教上賢絀惡教學升進之事所禀之性有剛柔輕重遲速恐其失中故以六禮節之恐人不得其所故以七教興舉其民使之皆得其所也淫謂過奢侈故以八政禁令之事以防淫淫過之失貴賤同有故不云民道履蹈而行謂齊一所行之道以同國之風俗敬養耆老所以致恭孝之心哀恤孤獨所以逮及不足謂以恩意逮及之不足則孤獨者也尊上賢人所以崇奬有德簡去不肖所以絀退惡人　李氏

格非曰民之性無非天也故六禮曰脩脩者言有所因也人之德無非自得也故七教曰明明者言有所本也淫者出於民之欲故八政曰齊齊者所以制其過差也　朱氏申曰性不節以禮則易流德不興以教則易廢齊八政使無過行一道德使無異趨　方氏慤曰六十曰耆七十曰老耆老在所養則耄期可知無父曰孤無子曰獨孤獨在所恤則鰥寡可知

陳氏祥道曰賢者德之名德者賢之實惡者不肖之

實不肖者惡之名名出於行實係於心由其名以察其實由其行以原其心故尚之而後崇簡之而後絀也　徐氏師曾曰此承上章興學而言司徒掌六鄉之政教以民氣質之性有過不及也於是脩六禮以節之使賢者俯而就不肖者跂而及焉以人倫之德由物欲而薄也於是明七教以興之感發其良心鼓舞其德行焉恐其溺於欲則齊八政以防之使知禁戒而不敢放肆恐其入於邪則一道德以同之使學

術歸一而不敢異向教法之詳如此而其所以為教
皆以身先之老吾老以為孝又合鄉之耆老而養之
推極吾心之孝使之興孝也幼吾幼以為慈又合鄉
之孤獨而恤之逮及人之不足而使民不倍也身教
至矣猶恐資禀有厚薄觀感有淺深又不可無勸懲
故率教者上升之以崇其德所以示勸也叛教者簡
去之以絀其惡所以示懲也詳見下文
通論李氏格非曰六禮冠昏鄉嘉禮也喪凶禮祭吉

禮也相見賓禮也周官宗伯掌禮之在上者則有軍禮而冠昏鄉其禮同故五禮此言禮之在民者則冠昏鄉其事異而無軍禮故有六禮父子教之有親君臣教之有義夫婦教之有別長幼教之有序朋友教之有信故曰五教分而言之則父子兄弟其道同而兄弟主於親朋友賓客其事同而賓客主於禮故有七教由七教而詳言之則周官司徒所掌十二教是也八政周官司徒辨其貴賤老幼而有飲食之禁令

則政之在飲食也以本俗六安萬民而終於同衣服則政之在衣服也須職事以登萬民曰學藝曰世事則所謂事為也以土宜相民宅而知其利害則所謂異別也以度教節則所謂度也以儀辨等則所謂制也節必有量等必有數夫禮始於冠本於昏成於喪祭和於鄉射故六禮以冠昏喪祭鄉相見為序教先於内而至於外父子兄弟夫婦教之在内者也君臣長幼朋友賔客教之在外者也故七教以父子兄弟

夫婦君臣長幼朋友賔客為序政本於民而制於上飲食衣服事為異别因民而立制者也度量數制自上以節下者也故八政以飲食衣服事為異别度量數制為序鄉師三歲察辭大行人六歲協辭竒衺者有禁造言者有刑所以一道德也五十者養於鄉六十者養於國七十者養於學所以養耆老也鰥寡孤獨者皆有常餼所以恤孤獨也以賢制爵所以尚賢也有不孝不睦不婣之刑以糾不仁有不弟不任不

卹之刑以懲不義所以簡不肖也有賢可以尚則教之成也先王之法至於簡不肖則備矣

存疑孔氏穎達曰此六禮七教並是殷禮周則五禮十二教也

案周五禮吉凶軍賔嘉十二教祀禮教敬陽禮教讓陰禮教親樂禮教和儀辨等俗教安刑教中誓教恤度教節世事教能賢制爵庸制禄與是互相經緯非有殷周之異也

命鄉簡不帥教者以告耆老皆朝於庠元日習射上功習鄉上齒大司徒帥國之俊士與執事焉不變命國之右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左命國之左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右如初禮不變移之郊如初禮不變移之遂如初禮不變屏之遠方終身不齒（帥音率朝音潮與音預屏音丙）

正義鄭氏康成曰帥循也不循教謂敖狠不孝弟司徒使鄉簡擇以告者鄉屬司徒（孔疏六鄉大夫皆司徒統領）耆老皆朝於庠將習禮以化之使之觀焉耆老致仕（書傳大夫）

為大師士為少師 及鄉中老賢者不仕而年老有德行者 朝猶會也此庠謂鄉學也鄉謂飲酒也至中年考校而又不變移之左右使轉徙其居覬其見新人有所化也亦復習禮於鄉學使之觀焉郊則鄉界之外也稍出遠之後中年又為之習禮於郊學遠郊之外曰遂遂大夫掌之又中年復移之使居遂又為習禮於遂之學不變屏之遠方謂九州之外𡚁猶録也 孔氏穎達曰此論紏惡之事以下皆司徒所掌命此鄉學簡擇不

帥教者以告司徒司徒乃命鄉内耆老皆聚會於鄉學之庠乃擇善日於鄉學内為此不帥教之人習其射禮中者在上故云上功習鄉飲酒之禮令老者居上故云上齒欲使不帥教之人觀其上功自勵為功觀其上齒則知尊敬長老大司徒帥領國之英俊之士與於鄉射飲酒執行事焉使俊士與之以為榮惡者慕之而自勵習射當在州學習鄉當在黨學今並於鄉學者州屬於鄉雖在州序亦得謂之鄉或鄉居

此州更不立州學黨者鄉之屬或鄉所居之黨不别立黨學也此謂初入學一年之終又閒一年而考校之所謂中年考校也不變者右鄉移左左鄉移右亦復習鄉射之禮故云如初不變移之郊者謂五年之時此郊謂近郊也不變移之遂者謂七年之時又不變屏之遠方者謂九年之時九州之外於周則夷鎮蕃也　周氏諝曰司空所以富之也司徒所以教之也既教矣故命鄉簡其不帥者以告於上於庠言朝

尊道也於廟言朝尊祖也先王無意於成人之惡常慮其欲改之無地故雖鄉有告其不帥者必行射飲之禮以爲之勸導有不變然後移之左移之右移之郊移之遂眞不能變然後屏之遠方待不肖其恕如此　陳氏澔曰左右對移以易其藏修遊息之所新其師友講切之功庶幾其變也四郊去國百里在鄉界之外遂又在遠郊之外蓋示之以漸遠之意也而猶不變則終不可與入德矣於是乃屏棄之　徐氏

師曾曰必遲之以九年需之以四不變重絕人之意也

存疑孔氏穎達曰以遠郊之内六鄉居之其習禮亦鄉大夫臨之遠郊之外為遂不應鄉大夫臨之故遂大夫掌之亦師國之俊選於遂學而行禮

案古者六鄉各治一鄉謂之鄉大夫六鄉聯事在國則冡宰重在軍則司馬重在鄉則司徒重故司徒得以命六鄉即六遂之學亦當統於司徒也觀周禮每

鄉卿一人三年大比皆屬鄉大夫遂止中大夫一人惟言教稼穡可見孔謂六遂不應鄉大夫臨之恐非是

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升於學者不征於司徒曰造士論選並去聲下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秀士鄉大夫所考有德行道藝者升之司徒移名於司徒也升之學曰俊士謂可使習

禮者學大學也不征不給其徭役孔疏謂供學及司徒細碎之繇役

造成也能習禮則為成士　孔氏穎達曰此論崇德

之事大司徒命鄉大夫論量考校此鄉學之人有孝

友多才藝秀異之士升於司徒先名惟在鄉令移名

於司徒其身猶在鄉學未舉入官也司徒論選士之

秀者而升之學則身升於大學非惟升名而已征謂

力役選士雖升名司徒猶給鄉之繇役俊士雖身升

在學猶給司徒繇役若其學業既成已能習禮皆免

其繇役者是為造成之士也　方氏慤曰升之司徒曰選士以其猶在所擇故也升之學曰俊士以其皆在所用故也選士之造不征於鄉俊士之造不征於司徒此其別也

通論孔氏穎達曰周禮鄉大夫三年則大比攷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以鄉飲酒禮興之彼據鄉人故三年一舉此據學者故中年考試殷周所同熊謂中年考校殷禮三年大比周法非也　陳氏祥

道曰司徒大軍旅大田役治其衆庶之政令鄉師辨其可任者國中賢者能者皆舍則征於司徒者惟大軍旅大田役而已升於司徒者鄉師之所舍也升於學者又司徒之所舍也周官考校之法書於族師然後校於黨正校於黨正然後考於州長考於州長然後考於鄉大夫鄉大夫與鄉老羣吏獻之於王然後內史詔王以制爵而不言鄉升士於司徒司徒升士於大學葢司徒言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則其

教而賓興之以鄉三物而已是大學亦司徒之所教也司徒言以德制爵則民慎德以庸制禄則民興功是爵禄亦司徒之所制也由是觀之鄉升之司徒司徒升之大學盖亦周制然矣 董氏師讓曰不征即周禮施舍施弛也舍無所取也司徒掌教亦掌役故施舍屬焉周人役法凡七曰祭祀曰朝覲曰會同曰賓客曰軍旅曰田役曰喪荒施舍則七事皆免其施舍凡六曰貴曰賢曰能曰服公事曰老曰疾貴有爵

位當免服公事當免老疾無力當免賢能雖士亦民何以免貴之也其德行道藝為鄉老三公所賔禮王世子卿大夫適子所齒讓他日將與共天位治天職而使與庶人伍非待士之體故特免其役以示優異焉考之周制委曲詳盡其目有三一司存不紊二版籍不差三比校不茍六鄉官吏如比長閭胥族師黨正州長鄉大夫上至司徒長貳皆長民之官也學校官吏如小胥大胥樂師諸子小樂正大司樂皆士之

官也民之在鄉者六鄉官吏主之既升於司徒則司徒長貳主之既升於學則學校官吏主之各有司存不相關也鄉大夫當舍者以歲時入其書大胥掌學士之版司民掌萬民之版民版給役士版不與焉版籍既明胥徒不得為姦也周禮施舍雖寬而考校甚嚴閭胥書之族師書之黨正又書之州長考之鄉師辨之鄉大夫察之然後籍於司徒司徒又命執事以學藝試之然後升於學學官每歲考校又從而進退

之有不帥教者屏之不與士齒則在選造之科而受施舍之恩者亦甚難矣惟司存不紊故無扞格惟版籍不差故無混雜惟比校不苟故無冒濫此不征之法所以經久可行也

存疑成氏伯璵曰造成也王子直名造士無俊選名若六卿之子弟本位卑則有俊士選士名取其漸也

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王大子王子羣后之大子卿大

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凡入學以齒大音泰適丁歷反造七到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樂正樂官之長掌國子之教虞書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崇高也高尚其術以作教也幼者教之於小學長者教之於大學順此詩書禮樂四術而教以成是士春夏陽也詩樂者聲孔疏詩是樂章詩之文義以樂聲播之故為聲聲亦陽也秋冬陰也書禮者事事亦陰也互言之者皆以其術相成王子王之庶子羣后公

及諸侯入學皆以長幼受學不用尊卑也　孔氏頴達曰此明習業之事謂樂正當光揚尊崇此四術以為教謂敷暢義理賛明㫖趣使學者知之順者依順此古昔先王之道以教之造成此士術者是道路之名詩書禮樂是先王之道路也春秋教以禮樂則秋教禮春教樂冬夏教以詩書則冬教書夏教詩以聲對舞則聲為安静舞為動舞為陽聲為隂故大胥云春釋菜合舞秋頒學合聲是也就舞之中奮動甚

者屬陽奮動靜者屬陰故文王世子云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是也書者言事之經禮者行事之法事為安靜故為陰文王世子秋學禮冬讀書與此同也四術不可暫闕春教樂兼有禮秋教禮兼有樂夏教詩兼有書冬教書兼有詩故云皆以其術相成但視其陰陽以為偏主耳　徐氏師曾曰此言國學教人之法詩以理性情書以道政事禮以謹節文樂以和心聲四者入道之路則崇尚之禮樂有度數之習故

教之宜於春秋詩書則誦讀而已故教之宜於冬夏王大子以下言所教之人必以齒者禮義相先之地不容不以孝弟為重也　陳氏祥道曰詩者中聲之所止也說志者莫辨焉書者政事之紀也說事者莫辨焉禮之敬文也說體者莫辨焉樂之中和也說樂者莫辨焉崇之為四術使士有所尊立之為四教使士有所從　方氏慤曰天子之子適庶皆與諸侯而下庶子不與隆殺之别也選士方升於司徒亦得與

者教無内外之别故也

存疑鄭氏康成曰尚書傳曰年十五始入小學十八入大學

案大戴禮云古者王子年八歲而就外舍學小藝焉履小節焉束髮而就大學學大藝焉履大節焉尚書大傳云使公卿之大子大夫元士之適子十有三年入小學見小節踐小義二十入大學見大節踐大義餘子年十五入小學見小節踐小義年十八入大學見大節踐大義說者謂餘子衆子或謂庶士庶民之子也今鄭引大傳惟取餘子二句絶不見王大子王子羣后之大子與卿大夫元士之適子之異殊不分明且永幼者教之於小學句則曲禮云人生十年曰幼學左傳言國君年十五冠而生子可謂幼乎白虎通云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朱子於大學序且通貴賤言之葢蒙養全在幼時故曰少

成若天性若至十五則情識已開此時始入小學不已晩耶不特天子諸侯之子豫教宜早即庶人年十六則為餘夫别授田二十五畝矣其入學僅十五一歲而已乎

陳氏祥道曰防陽德者必以陰則春教禮夏教書以春夏陽而書禮皆陰事也防陰德者必以陽則秋教樂冬教詩以秋冬陰而詩樂皆陽事也大宗伯曰以天產作陰德以中禮防之以地產作陽德以和樂防之意與此同然春誦於東序主乎詩夏弦於成均主乎樂秋之瞽宗者禮也冬之上庠者書也則鄭氏謂因時順氣於功易

成理或然也蓋防之者成人之事順之者小子之事也

案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春秋節候平調人之氣體皆舒而習禮者有揖讓之容習樂者有舞蹈之節故於春秋教之為宜詩書須講貫誦數而夏之日永冬之夜永為時久而功可專故於冬夏教之為宜古人謂讀書在三餘亦近此意也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者蓋春秋教禮樂冬夏教詩書原是先王

成法故順而因之不違其時使士易於成業鄭必以
春夏為陽詩樂亦陽秋冬為陰書禮亦陰解之至陳
祥道謂防陽德者必以陰則春教禮夏教書防陰德
者必以陽則秋教樂冬教詩已屬穿鑿至引天産作
陰德以中禮防之之文以相證不更曲而誣乎

將出學小胥大胥小樂正簡不帥教者以告於大樂正
大樂正以告于王王命三公九卿大夫元士皆入學不
變王親視學不變王三日不舉屏之遠方西方曰棘東

方曰寄終身不齒屏必郢反棘鄭作僰步黑切周如字

正義鄭氏康成曰出學謂九年大成學止也孔疏恐亦中年故明之所簡者謂王大子王子羣后之大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孔疏恐所簡有鄉人故明之案此承上王大子及俊選言之下大樂正之論而升之亦合鄉人在內此不及俊選偶遺之孔疏謂所簡無鄉人誤也大胥小胥皆樂官屬也孔疏周禮大司樂中大夫二人大胥中士四人小胥下士八人王命皆入學亦謂使習禮以化之不變王又親為之臨視重棄賢者子孫也此習禮皆於大學不舉去食樂重棄人也棘當

作僰僰之言偪使之偪寄於夷戎不屏於南北為其大遠孔疏漢書地理志南北萬三千里東西九千里帝王世紀南北萬三千百六十八里東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長東西短故云大遠也　孔氏穎達曰此論王子等屏退之事　方氏慤曰衆庶之家易治故考校在三年大比之時世禄之家難化故在學九年大成之後三年之近故必四不變乃屏之九年之遠則二不變屏之可也　周氏諝曰棘急也示其雖屏之欲急於悔過寄者寓也示其雖屏之特寓於此耳

通論陳氏祥道曰周官大胥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春入學釋菜合舞秋頒學合聲小胥掌學士之徵令而比之觵其不敬者巡舞列而撻其慢怠者大胥待致以教之小胥觵撻以贊之則簡不帥教者小胥大胥預有力焉樂師掌國學之政以教國子凡樂官掌其政令聽其治訟則簡不帥教者小樂正亦預有力焉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凡王之事皆有所令焉則簡不帥教以告於大樂正者小胥

大胥小樂正也以之告於王者大樂正也不帥者王命三公九卿大夫元士皆入學而王又親視學與周官鄉士遂士王命三公會其期同意王三日不舉與文王世子不舉為之變同意教之仁也簡不帥義也王親視學與三日不舉仁也終身不齒義也先王之於國子仁之而已其處之以義不得已也

案記本作棘周氏訓棘為急是也鄭謂棘當作僰又以僰在南詘之東鄙與記西方說不符故以偪近義

訓之雖不如從記文作棘之妥然亦得備一義並存作餘論可也

存疑孔氏穎達曰殷人習禮在於大學即明堂位云瞽宗殷學文王世子云禮在瞽宗殷之大學也若周則大學曰東膠瞽宗不得為周之大學也故鄭注儀禮鄉射云周立四代之學於國而又以有虞氏之庠為鄉學則周之尋常習禮於殷學之中至九年為王子不變其習禮當於東膠大學然則餘子十八入大

學嫡子二十入大學者皆是殷法也若周法立當代大學在公宮左大學即東膠也又立小學於西郊小學即有虞氏之庠其習書於虞氏之學習禮樂於殷之學習舞於夏后氏之學故文王世子云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於東序春誦夏弦大師詔之瞽宗又云禮在瞽宗然詩與禮樂雖各在其學習之至二十入大學之時仍於大學之中兼習四術故此注云習禮皆於大學是周之大學亦習禮也禮既在瞽宗

又在大學則其餘亦可知也

存異黄氏震曰屏之遠方四凶之刑也人之資禀有高下偶不可教則亦出之於學聽其為庶民而已既出而有犯於有司然後加之罪未晚也遽屏之遠方已甚矣並謂王子不免焉不太甚耶且德行在平日豈一視學之頃所能變而於此決為已甚之罪耶王制剌六經而作何不曰朴作教刑而以四凶之刑加之不帥教者耶

案黄氏所云朴作教刑良是然此乃是舉其極耳教之三年中不知多少勸勉懲戒移左移右又三年移郊又三年移遂又三年共歴十二年矣此十二年中經多少良師益友稍有人性豈猶有不孝不弟干名犯義之大惡哉而猶不變乃屏之豈曰偶不可教遂屏之耶若夫國子其所與者皆選士造士也左右前後罔非正人誰與為不善九年出學簡不帥教而命三公九卿皆入學經雖不言年歲要亦必需之歲時

王親視學亦必需之歲時必非決之一日之間黄氏所云亦未細審其文義矣孔氏所論學亦恐未然詳見下

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於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正義鄭氏康成曰升諸司馬移名於司馬也司馬夏官卿掌邦政者進士可進受爵禄也　孔氏穎達曰司馬之職以德詔爵以功詔禄即知凡入仕者皆司馬主之也但鄉人既畢級節升之故為選士俊士至

於造士若王子與公卿之子本位既尊不須積漸學業既成即為造士於是大樂正總論此造士以告於王升諸司馬也　方氏慤曰造士之秀則於成材之中又秀出者也升諸司馬則將以使之臨政故隷於政官之長也以其成材將使之臨政則可以進於王所故以進士名之

案書咨伯夷而伯讓夔龍是典樂即典禮之佐周禮春官大宗伯卿一人小宗伯中大夫二人大司

樂亦中大夫二人是大司樂亦大宗伯之佐也作王制者未見周禮因司徒掌六鄉之教樂正掌國學之教故即次之司徒盖宗伯一官孔孟未嘗言及故也

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禄之論力困反其論如字

盧昆切任音壬

正義鄭氏康成曰辨其論官其材觀其所長也定其

論各署其所長也官之使之試守也爵之命之也

孔氏頴達曰此論用人及居官黜退之事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於王王必以樂正所論之狀授於司馬司馬得此所論之狀乃更論辨之觀其材能髙下知其堪任何官是凖擬其官以其材故云官材也

司馬辨論之後不堪者屏退論量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其告王之時正定其論各署其所長若長於禮者署擬於禮官長於樂者署擬於樂官論擬定然後

試之以所能之官堪任此官然後爵命之使有職位然後與之以禄也　吕氏祖謙曰司馬政官以其可使從政一人之身未入仕之前經四級已入仕之後經三級始得禄其考之詳如此　方氏慤曰所謂官若司徒司馬所謂爵若公卿大夫所謂禄若四大夫至倍上士　吴氏澄曰此總言以司徒樂正之所教而成者官之也

通論劉氏彝曰古者鄉學教庶人國學教國子鄉學

所升曰選士不過用為鄉遂之吏而選用之權在司徒國學所升曰進士則命為朝廷之官而爵禄之權在司馬此鄉學教選之異所以為編户世家之別也然庶人之仕進亦有二道可為選士者司徒試用之一也國學則論選之法與國子同二也　陳氏埴曰古者公卿大夫士之子弟以及萬民之子弟生八歲而入小學教之以幼儀十五歲而入大學教之以成人之事此大小學之所由建也其謂之國學者即大

小學之立於國中以教公卿大夫士之子弟者也其謂之鄉學者即大小學之立於鄉遂以教萬民之子弟者也　陳氏祥道曰周官司徒大軍旅大田役治其徒庶之政令是政事亦在所預非特掌教事而已司馬進賢興功其屬有司士稽士之功德有諸子掌國之教治是教事亦在所預非特掌政事而已蓋古者之設官也職未嘗不分而分職則責專事未嘗不聯而聯事則職合故論材主於鄉及官之則論以司

馬然後無倖進教士主於司馬及其發則教以司徒然後無廢事

案天子之小學在虎門之左師氏掌之當王宫之正東諸侯在公宫南之左當東南避天子也其鄉學之制則家有塾者小學黨有庠遂有序者則鄉學中之大學也其學官之職則國學掌於大樂正而大胥小胥已下其屬鄉學掌於鄉大夫而州長黨正已下其屬也其教之法則國學樂德樂語樂舞其凡鄉學六

德六行六藝其目也其論選之法在國學則小胥大胥先簡其不帥教者以告樂正而後樂正論其秀者以告而官之司馬在鄉學則鄉大夫先簡其不帥教者以告司徒而後司徒興其賢者能者而獻其書於王也其仕進之法則自國學出者往往為王朝之官謂之適士自鄉學出者大抵為鄉遂之吏所謂庶士也蓋古者世家與編氓有貴賤之分故自少而別異之而仕進亦有二途然編氓之士又有二途也但自

鄉升者其位止曰庶士其禄止於代耕其優之止免鄉之徭役盖自比長至閭胥鄰長至里宰不嗇萬計安能悉官於司馬正鄉大夫所謂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先就補其民之秀者而均以代耕之禄漸出於部伍而為之長還入其部伍而治其事也若其不願小成則由司徒而復升之國學其論選仕進與國子等矣　又案古者先試以職實能任職然後命之末命以前止受前爵之禄必受命乃

進禄也如大夫五十乃命耒五十猶是士試大夫止
受士禄所謂進賢如不得已也
大夫廢其事終身不仕死以士禮葬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以不任大夫也　孔氏頴達曰致
仕而退死得以大夫禮葬　朱氏申曰廢其事官其
官而不事其事也終身不仕貶之於其生士禮葬之
貶之於其死　方氏慤曰終身不仕則與民同耳猶
以士禮葬之者以曽居大夫之位故也然是法也上

不及公卿下不及士舉中以該之也　周氏諝曰大夫廢其事而終身不仕者義也死以士禮葬之者恩也　吳氏澄曰此因上文任官而後爵之之言因及不任其官則黜其爵之事大夫老而致仕者生時雖已不居大夫之位然未嘗奪其大夫之爵也故死時仍得葬以大夫之禮若廢其事而終身不得仕則是大夫之爵已奪故死時亦不得復以大夫禮葬而但以士禮葬之

餘論胡氏銓曰案春秋大夫有過被黜則不書卒以其卒時非大夫也匡衡楊僕免為庶人李德裕貶為叅軍皆不書薨

有發則命大司徒教士以車甲

正義鄭氏康成曰乘兵車衣甲之儀有發謂有軍師發卒　孔氏穎達曰國有軍旅以發士卒是司馬之事王則命大司徒教以乘兵車及衣甲之儀容必司徒者以司徒主衆又主教故與司馬相參也

通論方氏慤曰司徒掌教司馬掌政是分職而辨之也造士則司馬辨論官材有發則司徒教士以車甲是聯事而通之也　吳氏澄曰此因上文司徒升造士而司馬官其材因及司馬發車甲而司徒教其士之事

案鄉學所升於司徒者司徒論定即用為鄉遂之吏如六鄉之內比長即下士閭胥即中士族師即上士也六遂之內里宰即下士鄰長即中士鄙師即上士

若在軍則自比長以上即伍之長旅之帥有發若蒐苗獮狩三年治兵皆司徒教之以車甲以論定屬司徒故任事亦屬司徒也若國子造士則庶子掌以車甲司馬弗征

凡執技論力適四方𣪠股肱決射御凡執技以事上者祝史射御醫卜及百工凡執技以事上者不貳事不移官出鄉不與士齒仕於家者出鄉不與士齒技其綺反或作伎𣪠一作裸力果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贏股肱謂擐衣出其臂脛使之射御決勝負見勇力也不貳事欲專其事亦為不德也不與士齒賤也於其鄉中則齒親親也仕於家亦賤故亦不與士齒　孔氏穎達曰執技之事凡有三條上條論課試武夫技藝之事言此既無道藝惟論力以事上故適往四方境界之外則使之擐露臂脛角材力決射御勝負以見武勇中條論執技之人有七祝一史二射三御四醫五卜六百工七射御已言此

重云者見其色目也下條論執技之人不得更為貳事欲使専一其所有之事非但欲使專事亦為技藝賤薄不是道德之事故不許之　方氏慤曰莊子曰能有所藝謂之技則凡執技者不足以德論之也特論其力而已適四方謂有故而之外也羸股肱所以宣手足之力決射御則決勝負於射御二技尤論其力也祝若周官大祝之類史若周官大史之類以其作辭以事神故曰祝以其執書以事神故曰史射則

周官之五射若白矢參連之類御則周官之五御若鳴和鸞逐禽左之類醫則醫師卜則卜師之類百工則土工木工金工石工之類凡此者皆執技之名也不貳事則欲其無異習不移官則欲其有常守出鄉不與士齒者以執技之賤不得與執德者序長幼也然必出鄉而後不與之齒以鄉黨尚齒故也仕於家則僕而已禮運曰與家僕雜居齊齒非禮也　張子曰贏股肱決射御此執技以有事於外者也若祝史

射御醫卜及百工此執技以事君於内者有此二等
徐氏師曽曰此所謂技兼祝史射御醫卜而言重
言射御者因五者而並列之也此皆謂執技之賤人
非周禮大祝大史射人馭夫醫師卜師之官也齒列
也仕於家謂執技為家臣者不然將季路冉有不與
士齒乎
案上條鄭孔皆一串説疑是三事適四方健行能覘
遞者羸股肱能舉重者決射如徹七札決御如輂重

如役三者皆論力也又第一條射御專以力言則次條射御兼以巧法言又第三條仕於私家者不齒則仕於君者出鄉與士齒矣

通論陳氏祥道曰有其能者必有其名有其名者必有其分適四方羸股肱決射御言其能也祝史射御醫卜及百工言其名也出鄉不與士齒言其分也因能以正名正名以明分先王所以處執技者如斯而已蓋士以德技以力德成而上藝成而下先王嚴其

分守如此欲人遠恥遷善也然古者教人必以六藝周公以多藝為能孔子不以射御為賤何也古之人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可也乃若不知道德與仁唯藝是從此君子所以賤之也文王世子謂之郊人賤之此執技者不與士齒之意也禮運臣與家僕雜居齊齒非禮此仕於家者不與士齒之意也仕於家者非技也於此言之者因其類也於鄉齒之仁也出鄉不齒義也不於鄉齒之非所以相親不出鄉

不齒非所以相辨此禮所以不同

桼作王制者不見周禮夏官及書周官篇故絶不知

掌六師九伐四時蒐苗獮狩諸事但見漢時大司馬

甚尊一切廢置由之故遂以辨論官材屬之司馬但

周禮大司馬掌建邦國之九法其三曰進賢興功以

作邦國則亦不可謂辨論官材非司馬本職也

司寇正刑明辟以聽獄訟必三刺有旨無簡不聽附從

輕赦從重辟婢亦反刺七智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司寇秋官卿掌刑者辟罪也三刺以求民情斷其獄訟之中一曰訊羣臣二曰訊羣吏三曰訊萬民孔疏三訊見周禮司刺刺殺也謂欲殺犯罪之人其一問可殺與否於羣臣羣臣謂公卿大夫士其二問可殺與否於羣吏羣吏謂庶人在官者其三問可殺與否於庶人庶人謂萬姓衆來觀者此三刺雖以殺為本其被刑不殺者亦當問之簡誠也有其意無其誠者不論以為罪附施刑也從輕求出之使從輕赦從重雖是罪可重猶赦之也　孔氏頴達曰自此至異言一節總論司寇聽訟刑罰禁止之事謂司寇當正

定刑書明斷罪法使刑不差二法不傾邪以聽天下獄訟必三刺者言刑法宜謹不可專制必須三刺以求民情旨意也求民情既得其所犯之罪雖有旨意無誠實之狀則不聽之不論以為罪也若此人所犯之罪在輕重之間可輕可重則求可輕之刑而附之尚書罪疑惟輕是也所犯之罪本非故為而入重罪故赦之時從重罪之上而赦之其意輕故也尚書眚災肆赦是也　方氏慤曰刑正而不偏則所加者無

怨辟明而不隱則所制者無疑辟法也刑出於法而此先刑後辟者以刑得其正然後辟得其明故也

李氏格非曰審其輕重之罪所以正刑察其真偽之情所以明辟　蔡氏沈曰簡核其實也苟無情實在所不聽　郝氏敬曰諸大夫左右國人皆曰可殺然後殺之是三刺三訊也比例無正律曰附從輕以防冤雖無實而罪狀已著直指所應得而赦之

存疑陸氏佃曰若聽訟無簡書可據與無可書之實

狀皆不聽也　胡氏銓曰古者刑辟書於簡所謂簡書是也書於簡則有實迹呂刑云無簡不聽　葉氏夢得曰誠則其辭簡偽則其辭煩簡者則聽之案無簡不聽句本之尚書蔡氏核實之訓至矣陸氏胡氏以簡為簡書猶近實葉氏謂誠則辭簡巧偽之人寧不能偽為簡吶耶

凡制五刑必即天論郵罰麗於事鄭郵與尤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制斷也即就也必即天論言與天意

合即或為則論或為倫孔疏倫理也謂就天之倫理即是生殺得中之理鄖過也麗附也過人罰人當各附於其事不可假他以喜怒案疏言斷其罪過責罰其身皆依附於所犯之事不可離其本事假別事而為喜怒也孔氏穎達曰言制刑之時必就上天之意論議輕重天意好生又有時以生有時以殺論議時亦當好生使生殺得中　方氏慤曰五刑即墨劓刖宮大辟是也制則制而用之也必即天論則取天理以為之也先王五刑不簡然後正乎五罰五罰不服然後正乎

五過則罰輕於刑而過又輕於罰矣此止以郵罰為言者輕且如此其重可知矣其言以郵罰為序者亦先輕以明之也周官所謂桎梏而坐諸嘉石役諸司空此治五過之法也　陳氏澔曰郵與尤同責也凡有罪責而當誅罰者必使罰與事相附麗則至公無私而刑當其罪矣

通論陳氏祥道曰先王無意於刑人而刑常貴於從輕故易噬嗑之用獄以明罰為先禮言制刑以郵罰

為主

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意論輕重之序慎測淺深之量以别之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之疑獄汜與衆共之衆疑赦之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論力困反量去聲汜又作汎孚劒反比必利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權平也意思念也淺深謂俱有罪本心有善惡也盡之盡其情也小大猶言輕重已行故事曰比　孔氏穎達曰原本也凡犯罪之人或子

為父隠臣為國諱雖觸刑禁而非其本惡故聽訟者本其宿情立其恩義為平量之恕而免之意謂思念也又思念論量罪之輕重次序不有越濫又謹慎測度罪人意之善惡淺深之量以分别之使不相亂聽獄之人又當盡悉已之聰明尋其事之根本致其忠恕仁愛不使嚴酷枉濫以盡犯罪之人情不有屈抑疑獄謂事可疑難斷者也汜廣也已若疑彼罪而不能斷決當與衆庶共論決之若衆人疑惑則當放赦

之故書云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也比例也言雖疑而赦之不可直爾而放當察案舊法輕重之例以成於事也

存疑陳氏祥道曰輕重言其罪淺深言其情大小言其辟原父子之情則以恩掩義立君臣之義則以義掩恩悉其聰明則得其情致其忠愛則哀矜而勿喜疑獄與衆共之呂刑所謂胥占是也衆疑赦之呂刑所謂刑罰之疑有赦是也

存異方氏慤曰親主於愛而已一於愛則刑有所不忍加義主於敬而已一於敬則刑有所不敢及一皆如是豈可以為法之經哉其或於親有所原於義有所立者特從法之權而已故曰以權之也　邵氏淵曰原父子之親則近於愛故必權之以君臣之義則不溺於愛意論輕重之序則近於私故必謹測淺深之量則不流於私悉其聰明則近於密故必致其忠愛而不陷於察

案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孔穎達為父隱為國諱疏解最為精粹如晉伐齊逄丑父免齊侯韓厥獻丑父將以為戮郤獻子曰人不難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此所謂立君臣之義也如漢禁私酤河間劉忚因父病潛釀酒供藥飲為人所告太守問知其狀而免之此所謂原父子之親也意論輕重以下是概言聽訟之法當如此陳祥道謂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恩掩義以義掩恩殊非經

吉方部二說辭尤支而意不達不可訓也

成獄辭史以獄成告於正正聽之正以獄成告於大司寇大司寇聽之棘木之下大司寇以獄之成告於王王命三公參聽之三公以獄之成告於王王三又然後制刑又作宥

正義鄭氏康成曰史司寇吏也正於周鄉師之屬孔疏鄉謂鄉士師謂士師屬謂遂士縣士方士之等今漢有正平丞秦所置孔疏漢書百官表廷尉秦官掌刑辟有正左右監宣帝初置左右平鄭見古有正連言平耳周禮鄉師

之屬辨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職聽於朝孔疏是鄉士遂士縣士職文異謂殊其應死之文書要謂為其罪法之要辭即囚之狀辨要狀司寇聽之朝王之外朝也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面三槐三公位焉孔疏是朝士職文周禮朝士掌外朝之法左嘉石平罷民焉罷民犯罪之人棘取赤心而外刺槐取懷來人也大司寇聽之棘木之下即此外朝也獄成告於王王使三公復與司寇及正共平之重刑也周禮王欲免之乃命公會其期孔疏六鄉之獄王自會之縣野之獄王命六卿會之三又當作三宥宥寬也

一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孔疏此司刺文不識不審也若仇當報甲見乙以為甲而殺之過失若舉刃欲砍伐而軼中人遺忘若閒帷薄忘有人在而以兵矢投射

孔氏穎達曰成獄辭者獄吏初責覈罪人之辭已成定也吏以成辭告於正正得吏告成之辭而又聽察也正聽已竟又以獄成之辭告於大司寇大司寇與公卿在朝槐棘之下聽獄訟成以告於王也王既得司寇之告成辭而刑辟不可繆妄故王又命三公與司寇及正吏共參準聽之是三公之外共人相

參而聽之也王三又者三三事也王得三公之告恐有此三事致罪故令宥之若不當三事故造罪者然後制刑　陳氏祥道曰王以道揆而貴乎寛有司以法守而貴乎嚴寛則天下之所樂嚴則天下之所畏棐宥者推其所以致此之故而求所以赦之耳不識者不知其非而誤以為當為此全可矜者也過失者無心而誤蹈於非此猶可諒者也遺忘者昏耄不記憶前事而忽相反此則實有罪而尚非故犯猶當末

減者也三者由輕而重所該甚廣不必定指殺人孔氏只舉一以為例耳

凡作刑罰輕無赦刑者侀也侀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侀刑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法雖輕不赦之為人易犯也變更也　孔氏穎達曰此非疑獄故雖輕不赦若輕者輒赦則犯者衆也故書云刑故無小侀是侀體侀體是人之成就容貌容貌一成之後不可變　馬氏晞孟

曰一辭不具不足以為刑一體不備不足以為成人故曰侀也侀者成也　陳氏祥道曰無赦則民不至於犯罪盡心則吏不至於濫刑有無赦之法以禁於未然之前有盡心之吏以應於已然之後此民所以畏法而親上也

析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殺作淫聲異服奇技奇器以疑衆殺行偽而堅言偽而辯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疑衆殺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衆殺此四

誅者不以聽行去聲

正義鄭氏康成曰析言破律巧賣法令者也亂名改作謂變易官與名之物更造法度左道孔疏盧云左道邪道也地道尊右左猶逆也　案若巫蠱孔疏蠱蠱食器皿之名巫行邪術損壞人心漢江充害戾太子及俗禁孔疏若張竦行避反支陳伯子出避往亡入避歸忌淫聲鄭衛之屬異服若聚鷸冠瓊弁也孔疏左傳僖二十四年鄭子臧好聚鷸冠僖二十八年楚子玉自為瓊弁玉纓奇技奇器若公輸般以機窆行偽至而澤皆謂虛華捷給無誠者也孔疏史記孔子以誅少正卯假鬼神時日

卜筮若今時持喪㚇葬葢嫁取卜數文書使民倍禮違制四誅不以聽為其為害大而辭不可習也　方氏慤曰析言則離於理破律則壞於法亂名則失其實改作則反其常若是者皆執左道以亂政也　馬氏晞孟曰淫聲所以惑民聽異服所以惑民視奇技奇器所以惑民心言行偽而不由於誠學順非而不由於是甚者至於堅辨博澤尤有以惑衆心故殺卜筮者先王所以使民信時日畏法令而不以正告則

謂之假假於鬼神之幽而信其卜筮之明則有以惑於衆故殺之　邵氏淵曰論其罪雖未至於可殺究其實則蠱民心甚矣故不聽而殺之聖人防微之心也

桼破律改作是假事功以亂治淫聲竒技是假玩好以亂俗行偽學非是假學術以亂教鬼神時日是假術數以亂常四者為害實大故誅不以聽破律改作謂變古人成法如商君開阡陌王莽更易舊縣官制

之類執左道如墨子尚同許行為神農並耕之類太公戮華士則堅辨博澤者晏子流楚巫則時日卜筮者鄭但以巧賣法令當破律巫蠱俗忌當左道未盡其義也

凡執禁以齊衆不赦過有圭璧金璋不粥於市命服命車不粥於市宗廟之器不粥於市犧牲不粥於市戎器不粥於市用器不中度不粥於市兵車不中度不粥於市布帛精麤不中數幅廣狹不中量不粥於市姦色亂

正色不粥於市錦文珠玉成器不粥於市衣服飲食不粥於市五穀不時果實未孰不粥於市木不中伐不粥於市禽獸魚鼈不中殺不粥於市關執禁以譏禁異服識異言中去聲

正義鄭氏康成曰不赦過亦為人將易犯圭璧金璋至戎器皆尊物非民所宜有戎器軍器也粥賣也用器不中度至姦色凡以其不可用也用器弓矢耒耜飲食器也度丈尺也數升縷多少錦文珠玉衣服飲

食不粥於市不示民以奢與貪也成猶善也五穀果實未成不利人木伐之非時禽獸魚鼈殺之非時皆不中用故皆不粥於市周禮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春獻鼈蜃月令季冬始漁關境上門譏呵察也孔氏穎達曰言圭璧金璋及犧牲戎器皆是尊貴所合蓄之物非民所宜有防民之僭偽也軍器防民之賊亂也飲食器者既夕禮敦杅之屬布帛精麤者若朝服之布十五升斬衰三升齊衰四升之類是也廣

狹者布廣二尺二寸鄭注周禮引逸廵守禮帛廣四尺八寸鄭云四當為三則帛廣二尺四寸案此句疑誤若不中度數並不粥於市衣服飲食與珠玉連文據華美者不得粥之若尋常飲食則得粥也前言圭璧金璋是貴者之器非民所宜有此錦文珠玉是華麗之物富人合有但不得聚之過多故云不粥於市不示民以奢也飲食不粥者不示民以貪也司關之官執此戒禁之書以譏察出入之人禁身著異服者又識

口為異言之人防姦偽察非違　方氏慤曰首五事禁民之不敬次四事禁民之不法次二事禁民之不儉末三事禁民之不仁　馬氏晞孟曰先王之為政在於明分而貴賤異勢其用不可無差等故圭璧金璋上之所寶也命服命車上之所用也宗廟器犧牲上之祭祀所用也戎器上之所以禦患也凡此皆非下所宜有故皆不粥於市先王之為政在於度量而度量不一先王有所禁故不中度不中量皆不粥於

市先王於為政害者使之亡靡者使之微故姦色亂正色錦文珠玉成器衣服飲食皆不粥於市所以去其靡也五穀不時果實未熟木不中伐禽獸魚鼈不中殺皆不粥於市所以去其害也

通論方氏慤曰周官士師掌國之五禁皆以木鐸徇於朝書而縣於門閭近則徇之使聞遠則縣之使觀在上待之為已盡在下習之為已久如是而猶犯之宜其不赦矣　又曰戎器不粥而兵車之中度則得

粥之者以丘乘出車賦而兵車之粥不可禁故也

李氏格非曰周官司市凡偽飾之禁在民在商在賈者在工者皆十有二蓋錦文成器飲食民得以有而不禁圭璧金璋犧牲商得以資賈得以粥而不禁命服命車戎器工得以作而不禁故在民在商在賈在工者皆十二而此言禁則十有四也　吴氏萃曰司市偽飾之禁在民尤先於商賈與工者民不敢用則商賈不敢販工亦不敢造也此民所以安分務本而

無奢淫姦偽之習也　李氏覯曰理財之道去偽為先姦偽惡物而可雜亂欺人以取利則人競趨之愚民見其利將日廢業以作無用之物人廢業則本不厚物無用則國不實下去本而上失實禍自此始矣至於侈靡雖不能盡去亦當制節使微少月令曰毋或作為淫巧以蕩上心書曰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此之謂也

大史典禮執簡記奉諱惡天子齊戒受諫大音泰惡去聲齊音齋

正義鄭氏康成曰簡記策書也諱先王名惡忌日若子卯　孔氏頴達曰大史之官典掌禮事國之得失是其所掌奉進也鄭注諱謂先王名惡謂子卯忌日其實餘諱惡亦大史奉之故禮運云天子適諸侯而不以禮籍入是謂天子壊法亂紀鄭注云以禮籍入謂大史典禮執簡記奉諱惡是亦諱諸侯之祖父誦訓云掌道方慝以詔辟忌注云方慝四方言語所惡是也　陳氏澔曰周官太史典歴代禮儀之籍國有

禮事則豫執簡策記載所當行之禮儀并奉所當知之諱惡以進天子重其事故齊戒以受其諫諫猶教詔也

通論劉氏彝曰太史之職凡有大禮大事則執簡記以考正其儀天子行禘祫會遠祖於大廟則奉其諱日月有可惡而齊戒恐懼以俟天譴則奉其惡日於天子所以佐佑一人惕厲脩德若天地有大災變三辰失其常度咎徵作於四時札瘥形於四國皆天子

所惡也周官大史掌建邦之六典以逆邦國之治掌法以逆官府之治掌則以逆都鄙之治正歲年以叙事於官府頒告朔於邦國而小史掌邦國之志奠繫世辨昭穆若有事則詔王之忌諱大畧皆同存疑鄭氏康成曰歲終羣臣奏歲事諫王當所改為也　孔氏穎達曰舊來天子所施之事或有不便須有改為百官以此上諫於王天子以其事重故先齊戒而後受之也

案此王者左右史之制宗伯之職也上皆言王者治人之事此則王者所以自治董子所謂正心以正朝廷百官者此也鄭孔以天子受諫句屬下節則大史之諫天子不受歟且施為未當則當其時宜據法式而爭矣何待歲終陳氏集說以屬本節得之今從其說

司會以歲之成質於天子冢宰齊戒受質大樂正大司寇市三官以其成從質於天子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

齊戒受質百官各以其成質於三官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以百官之成質於天子百官齊戒受質然後休老勞農成歲事制國用會古外反齊音齋勞力報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司會冢宰之屬掌計要者成計要也質平也平其計要冢宰齊戒受質贊王受之也大樂正於周宗伯之屬市司市也於周司徒之屬從於司會也百官司徒司馬司空三官之屬也百官受質受平報也休老勞農饗養之也成歲事斷計要也

孔氏穎達曰此論歲終天子受質及百官質於天子休老勞農制國用之事司會總主羣官治要故以一歲治要之成質於天子質平也謂奏上文簿聽天子平量之也冢宰貳王治事故亦齊戒賛王受羣臣所平之事謂共王論定也大樂正大司寇市三官各以其當司成要隨從司會平於天子以周法言之司會總主羣官簿書則司徒司馬司空簿書亦司會掌之質於天子所以下文司徒司馬司空各質於天子

不由司會唯大樂正大司寇市三官從司會質於天子者司會總主治要先質於王若今時先申帳目樂正司寇司市當司事少即徑從司會以質於王其司徒司馬司空總主萬民其事既大雖司會進其治要仍須各受質屬官親自質於天子百官齊戒受質者以司徒司馬司空質於天子天子平斷畢當須報於下百官齊戒受天子所平之要然後休老勞農即十月蜡祭飲酒勞農也斷定計要一歳事成乃制來歳

之國用故云制國用也案周禮注歲計曰會月計曰要日計曰成彼對文耳鄭總而言之故云成計要也

胡氏銓曰大樂正等由司會以正於王大司徒以下三官不由司會者以其總主萬民得自質於王司會但進其治要耳

通論方氏慤曰一歲之内所質多矣必於歲之終言齊戒受之者今歲於是乎幾終來歲於是乎更始朔易之事將有所平在始和之政將有所布宣既驗者

可因為之監未然者可預為之防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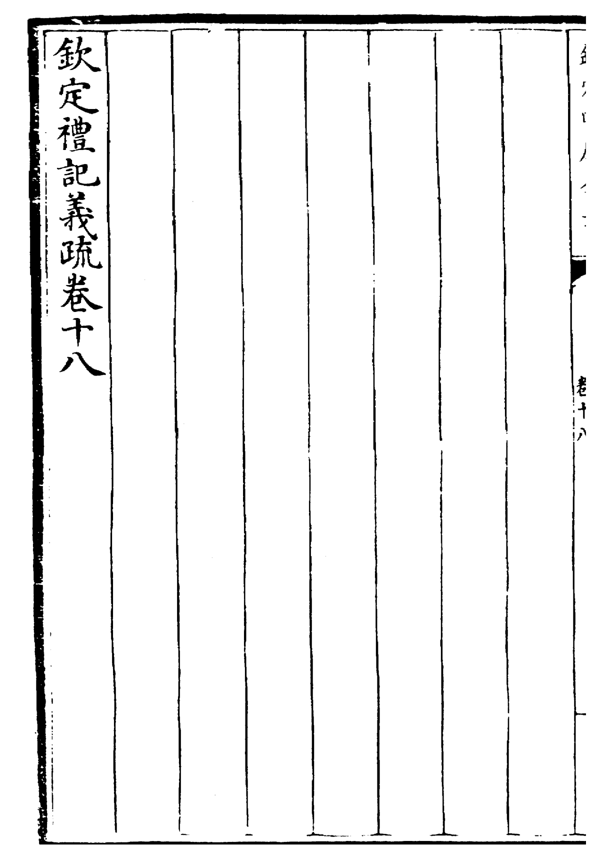
存異方氏慤曰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齊戒受質者是盖各以其類受之也大司徒掌邦教敷五典者也而樂正則崇四術立四教焉故樂正之質則司徒受之司馬掌邦政統六師者也而司寇則詰姦慝刑暴亂焉故司寇之質則司馬受之司空掌邦事居四民者也而司市偽飾之禁在民在商在賈在工者各十有二焉故司市之質則司空受之非各以其類乎不

及宗伯者以樂正所立之教兼於禮故也　王氏曰冢宰司徒司馬司寇司空五官皆齊戒受質惟宗伯不與蓋典禮有常無可損益故也案祭用歲之仍喪用三年仍安得謂禮事無可會　陸氏佃曰不言宗伯以大樂正見之也案不言宗伯上文所無也若周禮所載宗伯之事甚多安得以一樂正盡之　馬氏晞孟曰天子以司會之成降於冢宰冢宰則齊戒受之　胡氏銓曰先儒云天子平斷畢報於下故百官受天子所質之要非也此謂百官自受在下所質正之要也

案質成先自下上後自上下總以互文見意不拘一人也

案質成之法周禮天官旬終則令正日成月終則令正月要歳終則令羣吏正歳會小宰贊之大宰受之小司徒歳終則考其屬之治成小司寇命其屬入會乃政事小司馬小司空文雖闕而無不各考其屬可知三年大計羣吏之治以行黜陟而司會則以參互考日成以月要考月成以歳會考歳成以周知四國之治以詔王及冢宰爵禄廢置故冢宰受司會之質

以質天子而五官各考其屬從冢宰以質天子也樂正及市各有所屬而此特别之因前造士關市而言不言宗伯前文未及也止言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者漢時以此為三公故也而或以此為夏殷制或據周禮以實之而又以樂正司寇司市為司徒三官之屬夫周制司寇為六卿之一而以為司徒三官之屬可乎



欽定禮記義疏卷十八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檢討臣龔大萬
謄録監生臣杜成